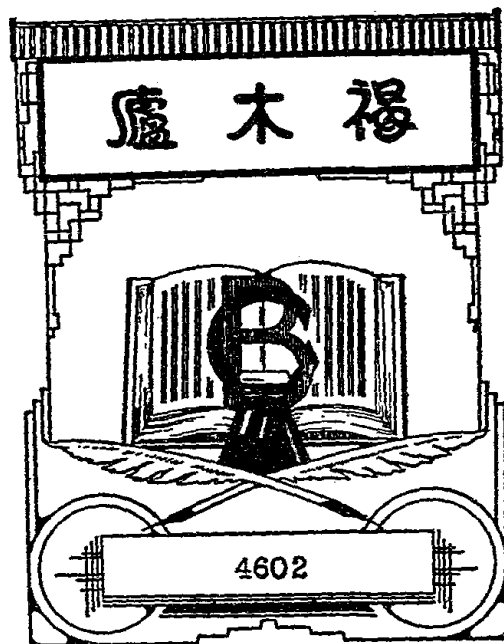


蕭伯納著 潘家洵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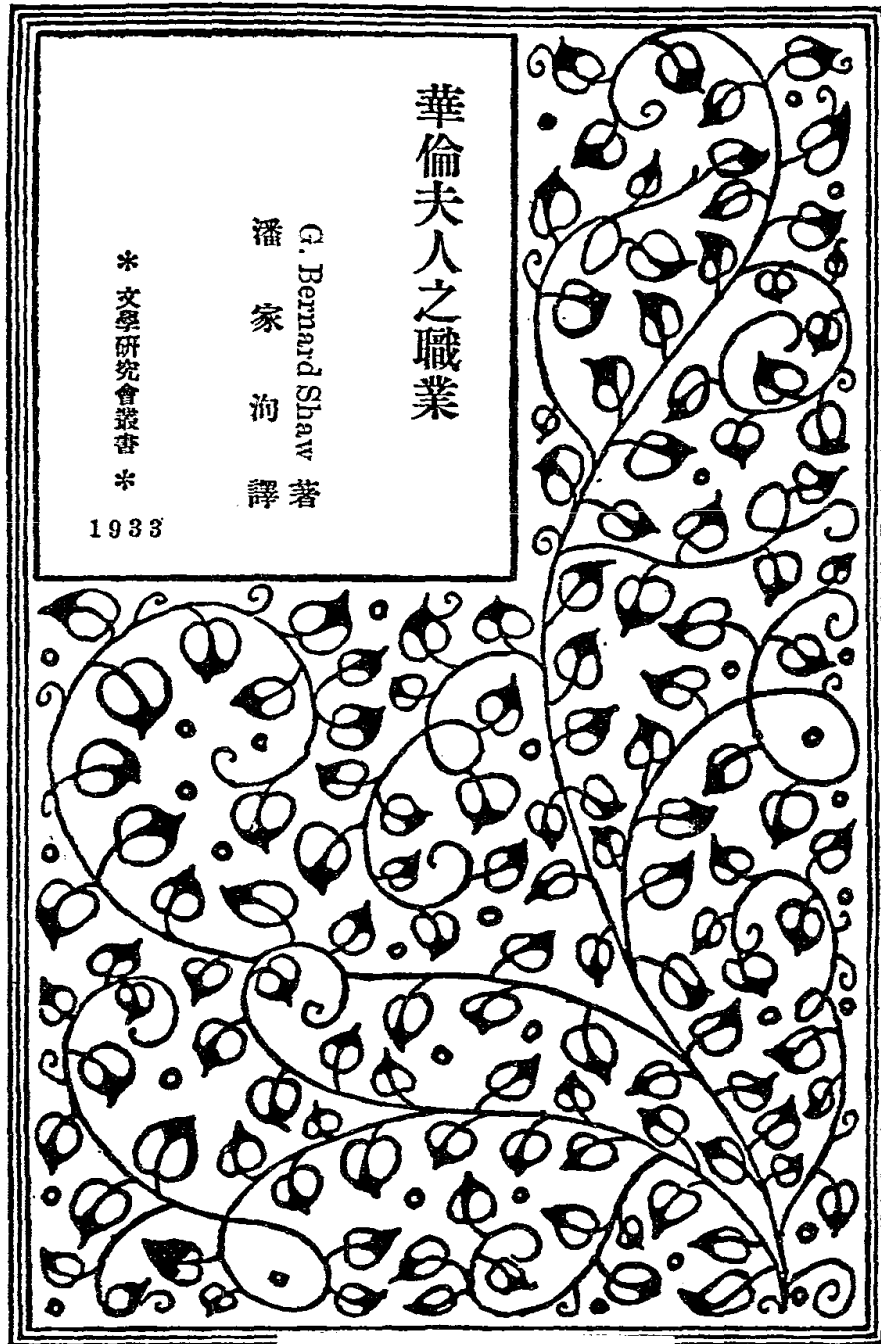
華倫夫人之職業

文學研究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MH
Ishl.35
26



3 2169 7595 7

譯者小序

這個劇本我在三年前曾經把他譯出來登在《新潮》二卷一號上頭。後來仔細一看，不妥當的地方很多，並且加上了許多印刷的錯誤，有些地方竟弄得連意義都不十分明瞭。這繙譯的匆促同校勘的疏忽不但對於原著人十分地有罪，就是對於讀者——尤其是細心的讀者——亦非常地抱歉。因此我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比原譯時用的工夫或許還多些——把他用心改譯了一番，把原譯改動了幾乎有十之七八。這樣一來，我不敢說處處都妥貼明晰了，因為蕭伯訥的文章俏皮得很，有時候顧了他的原意就不能

用很現成的中國話，用了現成的中國話就不能十分保持他的原意。不過我相信經這一番修改之後，這個譯本至少可以給讀者一個對於這個劇本的意義的正確觀念，不至於引起許多誤解同懷疑。拿錯誤的譯書來出版是一樁罪過。我當然不敢說我沒有罪過，不過我總想竭盡心力減少我的罪過。

我本想做一篇蕭伯訥的傳附在前面，但是我因為手頭參考書太少不敢動手。後來蒙我的朋友雁冰先生答應替我做一篇關於蕭伯訥的歷史同解釋華倫夫人之職業的文章登在這裏，我的文章就決意等着將來再做了。我應該謝謝他的幫助。

一九二二，二十四，北京。

戲劇家的蕭伯納

在近代的英國文壇，最引人注意而亦最受人誤解——或不如說，被人加以最多種不同的解釋的，莫過於蕭伯納這個人。

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工整派戲劇雖不復有從前的興盛，易卜生在偏鄙的威雖已舉起戲劇革命的赤幟而且他的作品亦已由德國流入中部歐洲，然而觀戲者還是愛看小仲馬 (Dumas fils) 和斯克拉勃 (Scribe) 的舊作，批評家還是墨守舊規，專在布局和波瀾上講究，全不注意戲劇裏的理想和實質。青年新作家在這高壓力之下，

發展的希望是很少的；凡可以宣傳他們的新派戲劇的武器——戲院和評壇——都在舊派手裏。幸而新派作家也得了兩件武器以爲抵禦敵人及宣傳自己勢力之用。這兩件武器就是腳本的印行和自由戲院的成功。近代愛讀腳本的人漸多，一種戲劇未曾演過先印成書，已成爲風氣。新派戲雖被守舊的戲院拒絕排演，但既然能印成書，有人讀，在宣傳上就得了很大的效果。加以自從一八八七年起，到一八九二年這六年中間，恩托奈（Antoine）創 Theatre Libre（自由戲院）於巴黎，葛萊（Grein）創 Independent Theatre（獨立戲院）於倫敦，青年新派作家的劇本也有排演的地方了，對於社會的影響自然更大。所以到了十九世紀末，工整派戲劇的餘毒完全廓清，新派劇本立定了穩固的基礎。

現在有些批評家稱這八十九十年代爲蛻變時代。蕭伯訥就是和這時代相始終而且足爲那時代的作家的代表的一個人。從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四年，足有十二個年頭，他等著英國的民衆來認識他，他逼著英國的批評家來投降他。終於，反對他的批評家不

得不解除武裝了！反對他的羣衆亦不得不來看他的戲了！真的！他們來了一大羣！致使一九〇四年到五年度的 Royal Court Theatre 非演他的戲便不能賣座。John Bull's Other Island 上演，羣衆的反抗的防線就完全崩潰，蕭得了最後的大勝利了！而在早幾年，則日耳曼族各邦，北歐的條頓族各邦，斯拉夫族各邦以及北美合衆國的人民早已爲蕭的劇本所征服。

對於這樣一個爲全世界所注目的人物，自然我們要曉得他的性格和思想的大概——至少是在和「戲劇家的蕭伯納」的說明有關連的那一方。

* * *

蕭伯納於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生於英國愛爾蘭的杜柏林，父親爲法庭雇員；母親本農家女，有音聲天才。伯納是最小的孩子，上面還有兩個姊姊，一名 Agnes，一名 Lucy。一八七六年，Agnes 去世，Lucy 後爲職業的歌者，有著作數種。他們的母親是一個個性很強的婦人，凡事不不肯追隨流俗，喜歡獨抒己見。（蕭伯納後來著 "You Never

Can Tell”一劇裏的 Mrs. Clandon 就是他母親的寫照。她不是一個好的管家主婦，但她是一個好母親，她極有影響於兒女的個性的發展與品格的養成。

伯訥幼時，就不大注意學校裏的功課，常常到 Irish National Gallery 去看名畫；久之，對於各大畫家的生平及意大利的藝術都已明白了解。他又喜歡音樂；從他母親那裏，他知道了一切關於音樂的知識，漸漸亦能欣賞著名音樂家的作品。一八七一年，他離學校，進杜柏林某地產公司為雇員。這職業和他的性格是不合的，但為家貧所着迫，他竟在那邊做了五年的苦工；除積蓄了幾個錢外，藉此他又熟知貧民的生活狀況，為他後來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伏線。一八七二年蕭伯訥的父親去世；於是他母親帶了他姊姊 Lucy 到倫敦，以便 Lucy 得有學習歌唱的更好的機會。母親又兼任女學校音樂教員，維持生活。後四年，即一八七六年，伯訥也到倫敦，在 Edison Telephone Company 中得了個位置。於此又引起了他對於電學及其他物理的學科的趣味，常常用心去學習，不免反倒荒疎了職務。在電話公司中勉強過了三年，伯訥辭職家居，仗他母親做教員的收

入以維持生活。那時他正二十三歲。蕭伯納後來對我們說：『人家責難我不能幫助母親，卻反靠她來養活我。真的，我母親不教我替她做工，卻反爲了我而做工。這是一件好事，因爲這使得我做自己的主人翁而不做奴隸了。』

蕭伯納雖不辦事，仍是很忙。他每天總到圖書館裏去看書，如果圖書館裏沒有他，那一定是在美術館裏，如果美術館裏也沒有，那一定是在什麼音樂會裏了。他天生是辯論家，喜歡加入各種辯論會。他先後加入 Zetetical Club, Dialectical Society, Hampstead Historic Club (此後又改名爲 British Economical Association) 爲會員。在這些會社中，蕭伯納漸漸的養成爲一個辯論家、演說家和經濟學家；在這些會社中，他和 James Lecky 與 Sidney Webb 相識，做了朋友。於是他亦依照英國流行的風氣，在廣場上對羣衆演說，可是時常失敗。有一天，他在 Hyde Park 近著一個音樂隊行露天演講，只有極少的幾個人聽他演說，但音樂隊卻吸引了一大堆人來。等到音樂停止，蕭伯納的聲音再可以被聽得的時候，他面前居然有了一大羣人了。他的巧妙的諷刺與

談諧的詞令立刻征服了他的聽者，他終於叫倫敦市民認識他了。這一次的經驗，他是永久忘不了的。

一八八三年，他在某處聽到了 Henry George 的演說，於是他認識經濟問題的重要，遂用全力去研究。他讀 George 的進步與貧乏（*Progress and Poverty*）馬克思的資本論。他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了。但是他的批評的與不羈的天性使他不能崇拜馬克思的社會改造方法與經濟學說。在那時候，他又做小說（同時做成了四部）自然沒有一個出版家肯替他出版。幸而他的好友 Annie Besant 方為“Our Corner”的主筆，James Leigh Joynes 和 Belfort Bax 方為“Today”的主筆，於是他的“An Unsocial Socialist”和“Cashel Byron's Profession”按期連續登於“Today”，而“The Irrational Knot”與“Love Among the Artists”則登於“Our Corner”。這兩種雜誌都是宣傳社會主義的，讀者甚少，因此蕭的小說還是沒有人注意。雖然那時著名的文家如 William Morris R. L. Stevenson, William Archer 等

人已經從這幾部小說裏認出了蕭伯訥的天才了。

一八八八年，T. P. O'Connor 創辦晚報“Star”，請蕭專任音樂評論。蕭的談諧而爽利的文章立刻引起了一般讀者以及報界中人注意。那時他用 Corno Di Basseto 這個假名在“Star”編輯部兩年，又應“World”之聘，任音樂評論。現在他不用假名了，卻用縮寫名兒 G. B. S. 他研究 Wagner 的“The Nibelung's Ring”而作的“The Perfect Wagnerite”就是在“World”時代的產物。

一八八九年，易卜生的著作到英國來了；名劇娜拉（A Doll's House）第一次在獨立戲院排演，給蕭伯訥以很深的印象。於是他又研究易卜生的著作，結果成了一本小書“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於一八九一年出版。在那時，獨立戲院以提倡新劇自任，而只有易卜生的劇本配排在他們的戲單上，殊嫌單調；一八九二年秋，獨立戲院的主任葛萊想排演現代英國人的劇本而難得其選，蕭伯訥乃以陋巷（Widower's House）給葛萊，請他一試。陋巷本為蕭伯訥在一八八五年的舊作，僅成兩幕，因 Will-

Isa (也是蕭的好友)的不滿意而擱置了的，現在蕭又找出來加了第三幕，題了現在這個「牽強而刻毒的名兒」。陋巷終於由葛萊排就在 Royalty Theatre 上演了；這是蕭伯訥的名字第一次見於戲單上，這也是第一篇英國人做的易卜生派戲劇首次演的結果是很驚人的！社會主義者稱讚這劇所包含的思想，稱讚他對於社會問題的態度；平常的每逢新排戲必到的戲迷則驚怪這劇的思想和他對於社會問題的態度；各新聞紙的劇評欄連篇累牘的討論這劇本，不但是劇評欄，連社評欄和通信欄裏都有關於陋巷的文字出現。總之，陋巷的排演雖未必即為蕭的成功，然而確已擾起了絕大的風波，使蕭切念再試一試他的潑辣的文筆了。

翌年，一八九三年，在鼓吹社會主義與評論音樂之餘暇，蕭的第二篇劇本 “The Philanderer” 脫稿了，可惜獨立戲院沒有適當的人去扮 Charteris，所以就不能排演。蕭擱下 The Philanderer 又作第三篇——就是華倫夫人的職業了，但是華倫夫人的職業又被檢查員禁止排演，因為這篇劇本裏的女英雄是老鴿，實在把檢查員嚇壞

了，如何能准他排演？蕭於是摺過了華倫夫人之職業，動手寫第四篇——武器與人。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在 Avenue Theatre 開演，連續至十一個星期，還有「叫座」的魔力。

到這時候，蕭伯訥漸成爲戲劇界的著名人物；一八九五年正月 Frank Harris 接辦 Saturday Review 就請蕭擔任戲劇欄評論。Saturday Review 本是守舊的報紙，現在卻請蕭伯訥擔任戲劇評論，這是宣傳新劇的一個絕好機會。蕭逞他的筆鋒，極力替易卜生辯護，反對莎士比亞。他強迫英國人打破這個戲劇界的偶像，強迫英國人承認易卜生的偉大（他的論文，後來都收在 *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 兩卷內）。在這百忙中間，他又做了一本小冊子 “The Sanity of Art” 駁斥 Max Nordau 的變質論。

一八九八年蕭娶女社會主義者 Charlotte Frances Payne Town Shend 爲妻，是年又把他自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六年所著的劇本七篇，合刊爲「快意的」和「不

快意的「戲劇集兩編」快意的「戲劇集內有 Widower's House, The Philanderer, Mrs. Warren's Profession 等三篇」不快意的「戲劇集內有 Arms and the Man, Candida, The Man of Destiny, You Never Can Tell 等四篇這七篇，雖大多數曾經排演過，但都是在不著名的戲院，而且日子不多。此時的蕭伯訥出名是出名了，離成功尚遠，但是蕭伯訥是個極有耐心的人，他堅持地等著。一九一〇年他又出版了 Three Plays for Puritans 有許多人買這腳本來讀，但沒有什麼人上戲院裏去看。

蕭伯訥在本國的戲院裏沒有成功，在外國的戲院裏，卻大大的成功了。奧國的小說家兼戲劇家 Siegfried Trebitsch 因 William Archer 的勸告，把 The Devil's Disciple 譯為德文，於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演於維也納的 Raimund Theatre，後又繼續把 The Man of Destiny 和 Candida 譯為德文排演，結果都很好。一九〇四年春，上述數劇又排演於柏林，得到異常的成功，大批評家如 G. Brandes 和

Hermann Bahr 都極力稱讚。維也納和柏林的大戲院連演蕭伯納的劇本，幾乎夜夜是滿座的。不獨維也納和柏林的人狂熱地歡迎蕭的劇本；斯干底那維亞半島各邦以及斯拉夫族各國的戲院裏也都流行著蕭的劇本了；只有倫敦的大戲院尙拒絕著。然而蕭不願，他還是努力著作，一九〇三年，傑作人及超人出版。

在美國，和在德國一樣，蕭也得到了大批的聽者了。一九〇三年到四年度，紐約以及各大城的大戲院都以蕭的劇本爲主要節目。Candida, The Man of Destiny 及 You Never Can Tell 等三劇的名兒不會移下。Arnold Daly 戲院的戲單。

鑑於德國和美國的成功，倫敦的戲院也要來試一試了。Court Theatre 先演 Candida, The Man of Destiny, You Never Can Tell 等三劇。觀者愈來愈多；這不是那些常到戲院裏去的戲迷；卻是一羣揀出來的文學嗜好者。一九〇四年到五年，人及超人開演，成效更堪驚人。戲迷也要來看！接著開演 John Bull's Other Island，倫敦市民就完全降服在這位奇怪的戲劇家面前了！等候了十三年的蕭伯納，終於逼著

英國人來認識他的天才。

這就是蕭的成功史，也就是英國近代劇發展的路程紀略。現在蕭已經成爲戲劇界的「聞人」，莫有人再對於他的天才懷疑了；但我們看了他一生的事實，知道他積十二年之久，方才被人認識，不禁要有一個疑問：「爲什麼？」

這個疑問是不難解答的。蕭伯訥寫給法國社會學家 A. Hamon（這是蕭所指定的翻譯他的作品爲法文的人）的信裏會經明白說過：近世的社會組織，和人類的本性，乃是他的劇本的精義所在；所以必須懂得這兩者方能懂得他的作品。易卜生是診斷病源不開方子的醫生，蕭伯訥是開方子的。他是個熱心的社會主義者，他所宣傳的反屏主義（Fabian Socialism）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家社會主義不同）他是想借劇本以爲宣傳主義的工具的，所以他的作品完全是「理智的」。他看見了近代社會組織的病的根源，看見了人類本性上的天然的缺陷，於是本他的信

仰提出醫治補救的方法；凡曾經對於近代社會組織下過一番研究工夫，曾經考察過人類本性的，看了他的方案是懂得的，生興味的；然而給未曾研究過考察過的人們驟然看了，一定是不了解的。這是在思想方面蕭的作品不能立刻就得人歡迎的一個原因。

第二，蕭伯納的劇本不是描寫一件事實的發展，像大部分的劇本所做的，卻是描寫一個理想或一串理想的發展。譬如華倫夫人之職業所描寫的是：由蓄娼而得的金錢是否有道德的價值？陋巷所描寫的是：剝削貧民而得的金錢是否有道德的價值？這些所謂「理智的行爲」方是蕭伯納劇本描寫的中心點；劇中人物的離合悲歡不過是隨手拈來的「砌抹」，並不是蕭所注重的。普通慣往戲院裏去的人如果想在蕭的作品裏找人生的喜劇或悲劇，要看命運怎樣玩弄人生，那是一定要失望的。這又是蕭的作品所以遲遲被認識的一個原因了。

現在蕭伯納是被全世界的人認識了，但對於他的議論是極不一致的；在此篇短論中勢不能詳敘各家對於他的批評，(Ernest Rhys, G. K. Chesterton, Emil Faguet

等比蕭爲 *Voltaire*，而 *Hamon* 則比之莫利哀（現在引法國現代著名批評家 *Remy de Gourmont* 的批評當作我們的結論罷：

「蕭伯訥是天才的戲曲家，歐洲現存惟一的天才戲曲家，他的作品是惟一的高尙而深厚的自然人生的宣言喲！」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沈雁冰

第一幕

布景

在 Surrey 州的 Haslemere 地方略偏南些一座小山的東坡上，有個田舍花園。那時候正是夏天的午後。

從山上望下去，祇見那所小屋在園子的左角裏，屋頂和門廊都是茅草蓋的；門廊的左面有一扇大格子窗。

再往後去，一小排邊房直伸出來，同右面的牆做成一只角。

從這排邊房的盡頭，一行板牆彎彎曲曲地向前走來，除了右面一扇大門之外，把一個花園整個兒都包在裏面。那片公共場地直向上去，越過板牆到天際線為止。

幾把摺着的帆布園椅靠在廊下的側面的長椅上。一部女人騎的自行車倚在窗下牆上。廊的略右些有只吊牀，掛在兩根柱上。一把大帆布傘插在地上，遮住牀上的太陽光。牀上躺着一個年輕女子，正在那裏讀書作註，頭對着小屋，腳對着大門。在吊牀前面她的手可以得到的地方，放着一張尋常家用的椅子，椅子上有一堆樣子很正經的書，同些寫字紙。

一個在那空地上走着的紳士從小屋背後走近來。他的歲數不過中年，有些美術家的風度，穿的衣服雖不隨俗，却很考究；臉上除了上唇一片鬚之外，剃得很乾淨，帶着一副誠懇易感，謹慎可親的樣子。他的頭髮是黑絲光的，攙着幾縷灰的，同白的白眉毛，黑鬚。他好像認不清路的樣子。

他從短牆上仔細望裏看，看見了那個年輕女子。

紳士 (脫帽) 對不起, 你能把到 Hindhead View——愛利崇夫人家裏去的那條路指示給我嗎?

女子 (眼光從書上擡起來) 這裏就是愛利崇夫人的家。(她依舊做她的事。)

紳士 當真! 亦許——我要大膽問一聲, 莫非你就是華倫薇薇姑娘嗎?

女子 (在臂肘上移動了一移動, 對他仔細一瞧, 峭然回答道。) 正是。

紳士 (吃驚, 態度仍很和易。) 恐怕我太冒昧了, 我的名字叫潑芮特。(薇薇立刻把書丟在椅子上, 跨出吊牀來。) 哦, 不要讓我驚動你。

薇 (跨到大門口, 替他開門。) 潑芮特先生, 請進來。(他走進來。) 歡迎得很。(她伸出手去拿住他的手, 誠懇堅決地一捏, 她正是英國中等社會聰明能幹, 受過高等教育年輕女子的代表, 年紀二十二歲, 敏捷果敢, 堅定自信, 衣服雖然簡易樸實, 却不凌亂, 腰間掛着一條帶, 帶上掛着許多零碎物件, 其中有一支自來水筆同一把裁紙刀。)

潑 華倫薇姑娘, 多謝盛情。(她用力把門砰的一聲關好, 他走到園子中間, 活動活動手指)

頭，因為剛才被她一捏有些發麻。你母親來了沒有？

薇（盛氣相向，疾忙地）她在那裏來嗎？

潑（詫異）你預先沒有知道我們要來嗎？

薇 沒有。

潑 噯呀，我想我不至於把日子記錯罷。你要知道我正是這樣的人。你母親約定的，她從

倫敦下來，我從 *Horsham* 來和你相見。

薇（並不高興）真的嗎？！我母親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看看她不在的時候我

一個人在這裏做些什麼。如果以後關於我的事情她事前不和我商量，貿然決定，那麼，

我總有一天亦要出其不意地大大地嚇她一嚇。她並沒有來。

潑（困窘）真是不巧得很。

薇（擺脫不高興的神氣）這却不能怪你，潑芮特先生，是不是並且你來了我很快活。

我母親許多朋友裏頭，我叫她帶來見我的祇有你一個。

潑 (把心放下，高興起來。) 啊，華倫姑娘，你真是一片好意！

薇 你要到裏頭來嗎？還是你坐在外頭，我們談天？

潑 我想在外頭好些罷？

薇 那麼，我去替你搬張椅子來。(她到廊下去搬一張園椅。)

潑 (跟着她) 哦，對不起，對不起！讓我自己來。(兩手放在椅子上。)

薇 (讓他自己拿) 小心你的手指頭；他們有些難弄，那些椅子。(她走近放書的那張椅子；把書都丟在吊牀裏；把椅子一轉，移到前面來。)

潑 (剛把椅子打開) 哦，讓我坐那張硬的罷！我喜歡硬椅子。

薇 我亦這樣。(坐下) 潑芮特先生，請坐。(她說這話用一種溫和的專制的神氣，她覺得他的殷懃小心正是他的不中用的地方。)

潑 可是，我們到車站上去接你母親，你看好不好？

薇 (冷冷地) 做什麼？她認得路。(他一躊躇，然後掃興地坐在椅子裏。)

你知道不知

道你這人果然正像我所料想的。我希望你願意同我做朋友。

| 潑 (重新面有得色) 多謝你，我的好華倫姑娘，多謝你。噯呀！幸喜你母親沒有把你糟蹋壞！

| 薇 怎麼樣糟蹋？

| 潑 把你弄得太拘謹了。華倫姑娘，你要曉得我是個生就的無政府黨。我恨的是威權。威權兩個字把親子間的天性關係弄壞了——甚至於母女間的。從前我常怕你母親用威權把你束縛得拘謹不堪。現在知道沒有，我才放下心來。

| 薇 噯，難道我有過什麼放蕩不羈的地方嗎？

| 潑 哦，沒有，決沒有。至少不是尋常所說的放蕩不羈。(她點點頭，他接着講下去，神氣異常誠懇。) 但是你說你願意同我做朋友，真是可愛！你們這班新女子真了不得——真正了不得！

| 薇 (懷疑) 唔(仔細體察他的見識品性覺得漸漸地有些失望)。

| 潑 | 我在你這年紀的時候，年輕男女都有互相害怕的心思。男子對於女子祇有從小說

裏抄襲下來的一種極村俗虛偽的殷勤獻媚，沒有什麼真正友誼。女子一味謹默——

男子一味獻媚——心裏說是，嘴裏總是說非——害羞同誠實的人簡單的洗心的地方！

| 薇 | 不錯，我想糟蹋的時候一定可觀——女子的格外多。

| 潑 | 哦，糟蹋生命，糟蹋各種東西。但是事情在那裏進步。你要曉得自從你在劍橋大學成

名之後——這種事情我年輕時候從來沒有聽見過——我總是心神不定地想同你

會會面。你同那個考第三的人並駕齊驅，真是十分難得的事。那地位恰好。考第一的總

是個終日夢夢，麻木不仁的人，把事情做到了有害的地步方肯罷休。

| 薇 | 那個不上算，爲那同樣的價錢我不再幹了。

| 潑 | (吃驚) 同樣的價錢！

| 薇 | 我幹那個得了五十鎊。這件事情的底細你或者不知道。拉生夫人，就是我在牛海時

候的教習，對我母親說：如果我肯誠心加入數學試驗，一定可以出人頭地。當時報紙上

正登滿了 Phillipa Summers 戰勝第一名的新聞——你還記得不記得；我母親覺得我亦應該如此，她纔高興。我就老老實實和母親說：我既然不想去當教習，就犯不着下這番研磨的苦功；但是如果有五十鎊，我亦情願去試試第四五名，稍微抱怨了幾句，她就答應了；不想我的成績竟出乎預料之外。但是爲那個數目我再亦不幹了，二百鎊還許近情些。

潑 (異常沮喪) 噯呀！這是一種專講實際的看法。

薇 難道你從前把我當作一個不講實際的人嗎？

潑 不，不，但是實在應該不單計算這些榮譽所費的功夫，并且連所得的修養學問亦應該算在裏頭。

薇 修養學問！潑茵特先生，你可知道這數學試驗是怎麼樣一回事？沒有別的，祇是研究，研磨，一天多則八點，少則六點鐘的工夫都研磨在數學裏頭，一點不弄別的東西。人家以爲我懂些科學，但是其實我除了科學裏頭包含的數學之外，什麼都不懂。我會替工

程師，電氣師，保險公司做計算的事情；但是我對於工程，電氣，保險却祇好算一點都不懂。我甚至於連算學都不大懂。除了數學，網球，吃飯，睡覺，駛車同散步，我祇好算一個無知無識的野蠻人，無知無識的程度還在那沒有加入數學試驗的女人之上。

潑（嫌惡起來）好一種兇惡卑鄙的制度！我知道的！我立時覺得這種制度把婦女優美的性質都摧殘干淨了。

薇 我絕不爲這上頭反對他。我將來很可以利用他呢。

潑 呸！怎麼樣去利用？

薇 我將來要在城裏律師事務所裏找些事做，算算帳目，寫寫契券，借此我可以學些法律，並且時時刻刻留心證券交易所的情形。我母親以爲我是到這裏來休息的，其實我並不爲休息而來，我是獨自來讀法律的。我生平恨的是假期。

潑 你把我嚇了一跳。難道你就一生沒有情思同美麗嗎？

薇 我告訴你，這兩樁事我都不放在心上。

未必這樣罷。

薇 啊，真是這樣。我喜歡作事同拿錢。不高興作事的時候，我喜歡一張舒服的椅子，一支雪茄烟，一杯威士忌同一本好偵探小說。

潑 (很命否認) 我不信。我是個美術家；我不能信；我不願意信這種話。(熱切地) 啊，華倫姑娘，我看你還沒有發見美術可以開關給你的奇境呢。

薇 我發見過的。去年五月我在倫敦和富芮澤婀娜呂阿同住了六個星期。媽媽以為我們是到各處去看熱鬧的；但是實在我却每天在 Chancery 巷婀娜呂阿事務所裏替她計算帳目，竭盡了一個初辦事的人的能力幫她的忙。晚上我們抽抽烟，談談話，除了散步運動之外從來不想出門。我從來不會有過比那個再快活的日子。我付清了種種用費，沒有花什麼錢，就投身進去做事了。

潑 噯呀，華倫姑娘，這就是你所說的學美術嗎？

薇 不要忙。這不是起初的情形。有一次有幾個喜歡藝術的人邀我城裏非資約翰路去；

其中有一位姑娘是我在牛海的老同學。他們把我帶到國家美術館同歌劇場裏去逛，後來又到一個音樂會，樂聲終晚不止——都是些 Beethoven 同 Wagner 這一班名家的作品。你隨便許我什麼東西，我決不願意再去過那種日子了。我當時因爲不好意思，勉強敷衍着；到了第三天上頭我老實說，我再亦忍受不住，我就跑到 Chan-cery 巷去了。現在你可以明白我是那一種時髦年輕女子了。你看我同我母親能投合嗎？

潑 (驚跳) 我希望——唔——

薇 我不很要聽你的希望，我要聽你的意見。

潑 實不相瞞，我恐怕你母親要有些失望。要曉得並不是爲你有什么短處——我不是這意思。但是你這人同她理想中的相差太遠了。

薇 她的理想是怎樣一種人？

潑 華倫姑娘，你一定看得出的，大凡人們對於他們自己小時候的教育不滿意的，總覺

得如果別人都像他們這樣，世界就可以好了。你母親一生——唔——我想你知道——

薇 我一點都不知道。（他吃驚，她越往下講，他越慌亂。）這正是我的難處。你忘了，潑特先生，我幾乎不知道我母親。我從小就在英格倫住著，不是在學校裏，就是同花錢雇來看護我的人在一處。我一向在人家寄宿；我母親住在維也納或是勃盧塞爾，從來不許我到她那裏去。有時候她到英國來住幾天，我纔見著她的面。我不抱怨：這樣倒亦快活；因為別人都待我很好；錢亦總够舒服。但是你不要以為我知道我母親什麼事。我比你曉得的少得多呢。

潑 （很踟躕不安）假使那樣的話——（停頓，說不出話來，隨後勉強裝作歡笑的樣子。）但是我們說的這些話多無謂！不消說得你和你母親當然能十分投合。（起立，遠望風景。）你這塊地方好生小而精緻！

薇 （不理會）如果你以為這樣換個題目不會證實我的極重的疑心，那麼你一定把

我當作一個大傻子用了，我想我還不至於這樣傻。

潑 你的極重的疑心啊，千萬不要說這話，斷乎使不得。

薇 爲什麼我母親的事蹟是經不住講的。

潑 薇薇姑娘，請你想想，我當然不應該背着我的老朋友同她的女兒談她，等她來了，你同她談這事的機會多得呢。（不耐煩地）奇怪，什麼絆住她的腳了？

薇 不，她亦不談這事的。（起立）但是我亦不來逼迫你，潑茵特先生，祇記住一句話，我深恐我母親聽見了我的 Chancery 巷的計劃不免要有一場惡戰呢。

潑 （憂愁）恐怕要罷。

薇 我一定贏的，因爲我並不要什麼，除了明天到倫敦去的路費，到了那裏替姻娜呂阿幫忙，我自己就可以掙飯吃了，並且我沒有什麼要守祕密的事；她倒像有的，到了必要的時候我可以挾制她。

潑 （大驚）哦，使不得！千萬不要這樣，你不做這種事的。

薇 爲什麼不？

潑 我實在不能說我央求你的善意。（她看着他的癡情微微一笑。）并且恐怕你太莽撞。你母親在生氣的時候，是不容易對付的。

薇 你休想威嚇得動我，在 Chancery 巷的時候有兩個像我母親的女人有事來找娜呂阿，我曾經把他們估量了一番。你可以幫着我打勝仗。但是記住如果我因爲情形隔膜，有什麼過分的舉動，那是因爲你不肯對我直說。現在讓我們把這件事丟開不說。（她把椅子重新搬到吊牀旁邊，搬的時候仍舊像方纜似的用力一轉。）

潑 （極堅決的樣子）華倫姑娘，一句話，我還是告訴你的好。這是很難；但是——
（華倫夫人同克勞夫喬治爵爺到了大門口。華倫夫人的年紀約莫四五十歲，面貌很好，頭上戴一頂光彩奪目的帽子，身穿一件緊貼胸部的顏色鮮美的外套，配着兩只極時髦的袖子。她雖然有些放僻驕恣，但是從全體看來，總算是個性質和愛并且勉強過得去的女中巨擘。）

克勞夫軀幹高強，年紀在五十左右，衣服時髦得像年輕人一樣。說話帶鼻音，聲音比他的樣子還重濁。臉上剃得很乾淨，闊嘴，兩只耳朵大而且扁，粗頭頸，最粗野的城裏人，打獵人，同交際場中的人的模型的結合。

薇 他們來了。（他們進園門的時候她迎上前去。）媽媽，你好。潑芮特先生已經來了半點鐘，在這裏等你呢。

華倫夫人 哦，如果你等了我半天，潑芮地，那是你自己的不好。我以為你一定猜得出我是坐三點十分的火車來的。薇薇，寶貝，戴上帽子，留神被太陽曬壞了。哦，我忘記替你們介紹啦。克勞夫喬治爵爺：我的小微薇。

（克勞夫極恭敬地走上前去。她點點頭，但是並沒有要同他握手的表示。）
克 我可以同這位聞名已久我的老朋友的老朋友的令媛握手嗎？

薇 （正在上上下下地仔細打量他）悉聽尊便。（她接了他那隻輕輕地遞上來的，手，用力一捏，捏得他兩眼齊睜；然後走開，向她母親。）你進來呢，還是我再去搬兩張椅子

出來（走到廊下去搬椅子）

華倫夫人 喬治，你看她怎麼樣？

克 （悔恨地）她的腕力利害得很，潑芮特，剛纔你同她握過手嗎？

潑 握過的，過一會兒就會好的。

克 但願如此，（薇薇拿着兩張椅子走出來，他趕緊上前去幫她。）讓我來。

華倫夫人 （用出做母親的口氣）寶貝，讓喬治爵爺幫着你。

薇薇 （差不多把兩張椅子丟到他手裏）哪，拿去。（她把手上的塵土拭了一拭，向她母親。）你要喝茶嗎？

華倫夫人 （坐在潑芮特的椅子裏搥扇子）我快渴死了。

薇薇 我去預備。（她走進小屋，喬治到這時候才打開一張椅子，把他安在華倫夫人的左面旁邊，他把那一張丟在草地上，自己坐下，神氣沮喪而可笑，把手杖的柄銜在嘴裏，潑芮特依舊心神不寧，在他們的右面不住地踱來踱去。）

華倫夫人（眼睛瞧着克勞夫，嘴裏卻對着潑芮特說。）潑芮特，你瞧他！他是不是很高？與這三年裏頭他逼得我要死，要見見這小女孩子；現在我讓他見了，他倒踟躕不安起來了。（疾忙地）喂，坐好，喬治！把嘴裏的手杖拿出來。（克勞夫勉強地依從。）

潑 我想，你知道的——如果你許我這樣說的話——我們還是不要再把她當做一個小孩子看待的好。你看她已經真能出人頭地；從我所看見她的地方說，我許她還比我們都老成呢。

華倫夫人（大喜）你聽他，喬治！比我們都老成！她用她的一派自高身價的話把你塞飽了。

潑 但是年輕人對於這種待遇特別容易覺得。

華倫夫人 不錯；年輕人應該把那種無意識的舉動統統去掉，並且還有許多許多別的事情。潑芮地，你不要多管閒事。我亦懂得待遇我自己的女兒的法子。（潑芮特鄭重地搖了一搖頭，背着兩只手向花園後面走去。華倫夫人勉強想笑，但是一面露着擔憂的

神氣看他。她低聲對克勞夫道：「他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不知他把像那樣的事情當作什麼？」

克（性氣很惡的樣子）你怕潑芮特。

華倫夫人 什麼！我怕潑芮地那個老東西！連一個蒼蠅都不會怕他。

克 你怕他。

華倫夫人（發怒）請你管着自己的事情，不要對我發你的那種脾氣。無論如何，我怕你。如果你這樣討人嫌，還是請你回去罷。（她站起來，把背朝着他，恰好同潑芮特相對。）喂，潑芮地，我知道那是你的好心腸，你怕我委屈她。

潑 我的親克旦，（克旦，華倫夫人小名。）你以為我生氣了，不要這樣想，沒有的事。但是你留意不到的事情我卻時常覺察；雖然你從來不曾聽過我的話，然而事情過去之後，你有時候亦後悔不迭的。

華倫夫人 唔，現在你又覺得什麼事了？

潑 沒有別的，不過我覺得薇薇已經是個長成的女子了，克且，請你要極力尊重她纔是。

華倫夫人（真正吃驚）尊重她！尊重我自己的女兒！底下怎麼樣，請講！

薇薇（站在屋門口喚華倫夫人）母親：你要到我屋子裏來脫了帽子再喝茶嗎？

華倫夫人 寶貝，來啦。（對着潑大笑，走進去經過他身旁的時候，在他臉上輕輕地打了一下，然後隨着薇薇進了屋子。）

克（偷偷地）潑芮特，我說。

潑 什麼？

克 我想問你一句很特別的話。

潑 祇管問。（他靠近克勞夫，在華倫夫人的椅子裏坐下。）

克 對啦；不然他們窗在口或者聽得見，克且對你說過那女孩子的父親是誰嗎？

潑 沒有說過。

克 你疑惑過究竟是誰嗎？

亦沒有。

（不肯信）我當然知道，如果她對你說過什麼話，你或許覺得不應該告訴別人。但是以後我們天天要同那女孩子見面，如果這一層不弄清楚，很覺得不便。我們不知道究竟應該怎麼樣看待她纔是。

那又有什麼分別呢？我們看重她的本人，她父親是誰，與我們有什麼相干？

（疑惑地）這樣說來，你知道是誰了？

（有些生氣）我剛說過不知道，你沒有聽見嗎？

不過說，如果你知道這件事，至少可以使我對於她放下心來。老實說，我覺得很愛慕她。啊，不要害怕；這並不是什麼惡意。我正爲着這事莫名其妙，據我所知道的，「我」就許是她父親。

你斷乎不會胡說！

克 (乘勢逼上去) 你確知道我不是嗎?

潑 我同你一樣，並不比你多曉得些。但是當真，克勞夫——哦，不會的，這個不成問題，一點都沒有相像的地方。

克 說到這一層，我覺得他們母女亦不像。我想她不是你的女兒罷?

潑 (聽了那句話，很很地釘了他一眼；然後竭力鎮定，安閒嚴重地答道。) 克勞夫，聽我說，我同華倫夫人的那方面的生活沒有關係，從來不曾有過。她從來沒有對我提過；自然我亦沒有對她提過。你應該懂得凡是一個美貌的女人必須要有幾個朋友不是——唔，不是同她有那種關係的。如果她一次都逃不掉，她的美麗就要變成一椿苦楚了。說不定你同克旦比我同她的關係親密得多，你當然可以親自問她這件事。

克 (不耐煩地站起來) 我問她的次數亦不少啦。但是她打定主意不許別人干預那孩子的事，如果說得出口的話，她竟要說那孩子是沒有父親的。不行，你想在她那裏問出什麼來——無論如何沒有可以使人相信的話。潑茵特，這上頭我心裏十分不舒服。

潑 (亦站了起來) 亦罷, 你的年紀既然够得上做她的父親, 我們兩個人不妨都把她當作女兒看待, 把她當作一個我們應該保護幫助的女孩子, 尤其是她父親, 不論是誰, 大概不是個好東西, 你以為怎麼樣?

克 (要挑戰的樣子) 說到那一層, 我並不比你老些。

潑 朋友, 你是老些; 你生下來就是老的, 我生下來就是個孩子; 我從來沒有覺着過成人的自信心。

華倫夫人 (從屋內喊) 潑茵地! 喬治! 茶——茶——茶!

克 (急忙地) 她在那裏喊我們呢。(他慌忙進去, 潑預示地搖搖頭, 正在慢慢地跟進去的時候, 忽然有個年輕紳士招呼他, 那人剛走到空場上, 正忙着要進大門, 那少年容貌美好, 衣服講究, 完全是個華而不實的子弟, 年紀剛過二十歲, 聲音動人, 舉止簡慢而不討厭, 他帶着一柄很輕的獵鎗。)

年輕紳士 喂! 潑茵特!

潑 哦，茄特南富芮恩克（富芮恩克走進來，同他極客氣地握手。）你在這裏幹什麼？

富 和我父親一同住着呢。

潑 是那羅馬父親嗎？（富的父親是個教士。）

富 他是此地的教區長，我因為要經濟些，所以今年秋天同我家裏的人在一塊兒住着。七月裏事情幾乎過不去，那羅馬父親不能不替我還債，因此他亦完了；我亦完了，你在

這裏預備幹什麼？你認識這裏的人嗎？

潑 認識，我正同一位華倫姑娘在一塊兒閒談呢。

富 （高興起來）什麼？你認識薇薇嗎？你瞧她活潑不活潑！我正教她打鎗呢——你瞧

（把鎗舉起來）很好，她認識你！你正是那等她所應該認識的人。（微笑，把喉嚨提高得差不多像唱歌聲音一樣喊道。）潑芮特，我在這裏碰見你，真是快活，是不是？

潑 我是她母親的一個老朋友，華倫夫人把我帶來同她女兒相見。

富 她母親，她在這裏嗎？

潑 是的——在裏頭喝茶呢。

華倫夫人（在裏面喊道）潑芮——地——地——地！茶點要涼了。

潑（喊道）聽見了，華倫夫人。一會兒就來，我剛碰見一個朋友在這裏。

華倫夫人 一個什麼？

潑（聲音更高）一個朋友。

華倫夫人 帶他進來。

潑 是啦。（向富道）你肯進去嗎？

富（疑惑，但是十分高興）那是薇薇的母親嗎？

潑 正是。

富 嚟呀！好一個可人兒；你看她會喜歡我嗎？

潑 我相信你一定受歡迎，像平常一樣。姑且進來試試。（朝着屋子走。）

富 等一等。（鄭重地）我想告訴你些秘密的事情。

潑 請你不必無非是些新鮮的胡鬧的事情，像那個紅山下女似的。

富 這個比那個正經得許多。你不是說你還是初次同薇薇見面嗎？

潑 不錯。

富 （狂放地）那麼你猜想不出她是怎麼樣一個女孩子。那種品格！那種見識！再加上她的聰明！哦，真的，潑芮特，但是我告訴你，她是個聰明人！是個最可愛的小——

克 （從窗口伸出頭來）我說，潑芮特，你們在那裏幹什麼？進來。（他不見了。）

富 喂！他不是那等在狗戲場裏可以得彩的人嗎？他是誰？

潑 他是克勞夫喬治爵爺，華倫夫人的一個老朋友。我們還是進去的好。（他們正向門走的時候，忽然被一聲從大門口來的喊聲阻住。他們轉身過來，看見有個年長的牧師從大門上頭朝裏望呢。）

牧師 （喊道）富芮恩克！

富 喂！（向潑）那羅馬父親。（向牧師）是啦，先生知道了，就來。（向潑）喂，潑芮特！你

進去喝茶罷。我立刻就來。

潑 很好。(他對牧師舉一舉帽，牧師老遠地還了還禮。潑走進屋子，牧師直僵僵地站在大門外頭，兩手放在門頂上。茄特南賽密爾是個國教的有職牧師，年紀五十多歲。他的爲人夸大不實，好多說話，枉費力量要算是個父親同牧師，然而都不能使人尊敬他。)

賽 喂，先生，你這裏的朋友是誰？

富 哦，不要緊，進來就是。

賽 不行；我要知道了是誰家的園子才能進去呢。

富 不要緊的，這是華倫姑娘的園子。

賽 她來了以後，我還沒有看見過她到教堂呢。

富 當然沒有；她是劍橋大學考第三名的——好生聰明！——得的學位比你還高；所以她又何必去聽你講道呢。

賽 不要這樣沒有規矩。

富 哦，那怕什麼：沒有人聽見我們進來。（開了大門，連門帶他父親胡亂拖進園子。）我

想把你介紹給她。她同我很說得投機；她真可愛。你還記得去年七月裏你勸我的話嗎？

賽 （嚴重地）記得。我勸你除掉懶惰同浮躁兩樁毛病，揀一種上等的職業做去，靠自己過日子，不要靠我。

富 不對！那是你後來想起來的話了。你起初說的是：既然我沒有腦子，又沒有錢，不如靠着我的好臉子娶一個又有腦子，又有錢的人。喂，你看，華倫姑娘有腦子；這個你不能不承認。

賽 不是有了腦子就可以算完事的。

富 當然不算還有錢呢——

賽 （嚴峻地打斷他的話頭）我並沒有想到錢上頭去。我是說高等的事情——譬如像社會身分這一類的東西。

富 我把那個看得一個錢亦不值。

但是我卻把他看得很重。

富 並沒有人要你去娶她。無論怎樣，她有劍橋大學的高等學位；並且她的錢亦很像够她用的。

賽 (微微帶點談諧的神氣) 我很疑惑她的錢會够你的用度。

富 哦，我從來沒有這樣揮霍過。我很安靜地過日子；我不喝酒；我不大賭錢；並且我從來沒有像你在我的年紀的時候那樣昏天黑地過。

賽 (擺架子) 住嘴。

富 那一次我爲了紅山下女上當的時候，你不是親口對我說過你有一次爲了你寫給一個女人的幾封信情願給她五十鎊——

賽 (大驚) 噓——噓——噓，富芮恩克，噯呀！(很害怕地四面望了一望，一看沒有人能聽見他們，他重新壯起膽來擺架子，但是比剛纔卻安靜了些。) 我恐怕你犯了那終身後悔的過失，所以把我的秘密對你說了做你的前車之鑒；這是我爲你的一片好意，

不想你現在這樣卑鄙地拿來挾制我，看看你父親的壞榜樣。小心些，不要拿他們來做自己的藉口。

富 你聽見過惠靈吞公爵同他那些信札的故事嗎？

賽 沒有；並且我亦不要聽。

富 那老鐵公爵並不會丟掉五十鎊——他不做那等事，他單是寫道：『我的好傑尼：宣布禍必隨之！你的親愛的人，惠靈吞。』你亦應該那樣做。

賽 （可憐地）富芮恩克，我的孩子啊：我寫那些信的時候，我把自已放在那個女人的掌握之中了；我對你講那回事的時候，說亦可憐，我又在你的掌握之中了。她不肯拿我的錢，並且說了幾句使我永遠忘不掉的話。她說：『知識就是權力，我決不把權力賣掉。』那還是二十年前的話。她從來沒有用過她的權力或是使我受過一刻的難過。你現在對我比她對我更壞了，富芮恩克。

富 哦，不錯，恐怕是的！但是你從前對她亦會像現在天天對我這樣地嘮嘮不休嗎？

賽 (難過得幾乎要哭出來) 我讓你就是, 你這人不可救藥了。(轉向大門)

富 (一點都不理會) 對他們說一聲我不回去喝茶了, 好好地, 你肯不肯? (向着屋門走, 恰好碰見薇薇走出來, 後頭跟着潑芮特, 克勞夫同華倫夫人)

薇 (向富) 那是你父親嗎? 富芮恩克先生, 我很想見見他。

富 當然可以。(喊他父親) 先生。(賽密爾在大門口轉過身來, 慌慌張張地摸摸帽子, 潑芮特從對面走過來, 臉上帶着喜色預備迎客, 克勞夫在吊牀附近擺來擺去, 用手杖去撥吊牀, 使他轉動, 華倫夫人站在門檻上, 一眼不轉地瞧那牧師) 讓我來介紹——

我父親: 華倫姑娘。

薇 (走過去拉牧師的手) 茄特南先生, 在這裏見面, 快活得很, 讓我把各人都介紹了

罷。茄特南先生——茄特南富芮恩克先生——潑芮特先生——克勞夫喬治爵爺同

——(那些男子正在互相脫帽的時候, 薇薇被她母親一聲喊叫打斷話頭, 她母親猝然把那牧師一把抓住。)

華倫夫人 哦，這是茄特南賽姆，做了牧師了！賽姆，你認識我們嗎？這是克勞夫喬治，同生
命一樣大，卻加倍的自然。你不記得我了嗎？

賽 （臉上通紅）我當真——唔——

華倫夫人 你當然記得。我至今還有一夾子你的信。那天我還翻着它們呢。

賽 （狼狽不堪）是不是伐素姑娘。

華倫夫人 （急忙半低聲地校正他）咄！胡說——華倫夫人：你沒有瞧見我女兒在那
裏嗎？

第二幕

布景

屋子裏頭天色已經黑了。不從外頭向西看，從裏頭向東看，那格子窗——窗帘已經遮好——正在前牆的中間，廊門在他左邊。左牆上有扇門可通邊房。退後一點，還是靠着那面牆有只雜器桌，上面有一支蠟同火柴。富芮恩克的鎗放在旁邊，鎗管卻擱在食器架上，中間桌子上點着一盞燈。薇薇的書同寫字的東西都在窗右靠牆的一張桌子上。火爐在右邊，有一只高背的睡椅，火卻沒有生。桌子左右各放着一把

椅子。

屋門開了，露出外面一幅星光燦爛絕妙的夜景，華倫夫人圍着一條薇薇的披巾，把兩肩一齊裹往，從外頭走進來，後頭跟着富芮恩克。她已經走乏了，一面卸帽子上的針，一面吁了一口氣，把針穿在帽頂裏，然後把帽子放在桌上。

華倫夫人 噯呀！我真說不出在鄉下是走路苦呢，還是在家裏閒坐着的苦，如果這裏有威士忌同沙達水，我現在能喝一杯。

富 （幫她脫披巾，同時用手指頭在她的肩膀上輕輕地撫摩溫存，）說不定薇薇已經回來了。

華倫夫人 （覺着之後回過頭來斜着眼睛對他瞧了半響，）胡說！像她那樣一個女孩子同這些事情有什麼相干！不要緊，沒有什麼。（懶洋洋地倒在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裏，）我不懂她在這裏的日子是怎麼樣過的，我寧可在維也納住着。

富 讓我同你去。（他把披巾細細地疊好，掛在那張椅子背上，對着華倫夫人坐下。）

華倫夫人 出去！我現在纔知道你亦像你父親似的，不中用。

富 像我父親？

華倫夫人 你不必管這些事情，你懂得什麼？你不過是個小孩子。

富 同我一塊兒到維也納去說不盡的有趣。

華倫夫人 不消費心，維也納不是你去的地方——至少要等你年紀大些才能去呢。（

對他點點頭，加重這句話的語氣，他假裝着可憐的神氣，兩眼卻帶着笑意。華倫夫人瞧他，站起來走近他。）喂，小孩子！（兩手捧着他的臉，抬起來向着她自己。）因為你的模樣像你父親，我把你看透澈極了，比你自已看自己還透澈些。你不要在我身上胡思想些什麼，聽見了沒有？

富 （媚聲）我做不動主，我的好華倫夫人呀！這是我們的家風。（她假裝要打他的嘴巴；然後對他那仰着的可愛的笑臉看了半天，有些情不自禁起來，倒底同他親了一親嘴，自己不耐煩起來，立刻就走開了。）

華倫夫人 咳！我不應該那樣子。我這人不好，親愛的，不妨事。這不過是一個母親的親嘴。去同薇薇要好罷。

富 我已經做過了。

華倫夫人 （聲音裏頭很帶驚訝，向他道。）什麼！

富 薇薇和我一向是老同學。

華倫夫人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現在你聽着：我不許什麼惡少年勾引我的女孩子。聽見沒有？我不許有那種事情。

富 （一點都不覺得害臊）我的好華倫夫人：請你不必着急。我的心地很光明——很光明正大；并且你的女兒亦決不至於上人家的當了。她連她母親所需要的防範的一半還不消呢。她長得不很好看，你是知道的。

華倫夫人 （被他一說吃了一驚）好啊，你的臉皮真有兩寸厚。我不知道你從那裏得來的——無論如何不是從你父親那裏。（廊下有說話同腳步的聲音。）呀！他們進來

了。(他慌忙坐下。)記着：我已經警告過你了。(賽密爾走了進來，克勞夫跟在後頭。)
你們兩個幹什麼呢？潑芮地同薇薇在什麼地方？

克 (把帽子放在長椅上，手杖靠在烟窗椅角裏。)他們上山去了，我們到村裏去的，我想喝一點東西。(坐在長椅上，兩只腿伸在上頭。)

華倫夫人 她不應該那樣不對我說一聲就走啦。(向富。)富芮恩克，替你父親搬張椅子：你的規矩在那裏？(富芮恩克跳起來斯斯文文地把自己的椅子讓給他父親；然後自己從靠牆那邊另搬了一張在桌子中間坐下，他父親在他右邊，華倫夫人在他左邊。)
喬治：今天晚上你打算住在什麼地方？你不能在這裏過夜，潑芮地打算怎麼樣？

克 茄特南留我過夜。

華倫夫人 哦，你自己固然不愁了！但是潑芮地怎麼樣呢？

克 我不知道，我想他可以住在客棧裏。

華倫夫人 賽姆，你有空屋子給他一間嗎？

[賽 唔——你想，我既然是這裏的教區長，我不便完全憑着我自己的意思做事，唔——]

不知道潑芮特先生的身分是什麼？

[華倫夫人 哦，他沒有問題：他是一個建築家。賽姆，你真是個老頑固不化的東西！]

[富 父親，不妨事的。他曾經替別福公爵在蒙里斯州造過一所房子——就是大家叫做

聽吞寺的，你一定聽見過。（他對華倫夫人飛了一個眼風，溫和地瞧着他父親。）

[賽 如果那樣的話，我當然極願意接待。我想他大概認識別福公爵。

[富 哦，親密得很呢！我們可以把他塞到喬治娜的那間舊屋子裏去。

[華倫夫人 這樁事算是決定了，現在祇要等那兩個一回來，我們就可以吃晚飯了。他們

不應該這樣天黑了還在外頭不回來。

[克 （盛氣相向地）他們究竟有什麼妨害你的地方？]

[華倫夫人 不管有妨害沒有妨害，我不喜歡這樣。

[富 不必等他們罷，華倫夫人，潑芮特是能在外頭多等一會兒好一會兒的。他以前從來

沒有嘗過夏天晚上同我的薇薇在草地上隨意走着是什麼味兒。

克 (慌亂地坐了起來) 我說,你知道的呢!

賽 (嚇得改了他做牧師的樣子,露出真面目來。)富芮恩克,我再說一遍,那個你休去想他,華倫夫人會對你說那件事想都不必去想。

克 當然。

富 (閒雅沉靜) 華倫夫人,當真是這樣嗎?

華倫夫人 (沉思) 賽姆,我不知道,如果那女孩子想嫁,禁止她不許嫁,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賽 (吃驚) 但是嫁給他——你的女兒嫁給我的兒子想想:那斷乎使不得。

克 當然使不得,不要做傻子,克且。

華倫夫人 (含怒) 爲什麼使不得莫非我的女兒配不上你的兒子不成?

賽 但是,我的華倫夫人,你一定知道這裏頭的原因——

華倫夫人（輕悔地）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如果你知道，你祇管告訴你兒子，或是我女兒，再不就是來聽你講道的人。

賽（絕望地）你心裏明白我不能把那些原因告訴別人，但是我告訴了我兒子這裏頭有原因，他一定會相信。

富 不錯，爹爹：他會相信，但是你兒子的行爲可曾受過你的原因的影響沒有？

克 你不能娶她：話都在這裏了。（他站起來立在爐基上，背朝着火爐，緊皺着眉頭。）

華倫夫人（悄然向他）請問那與你有什麼相干？

富（用了他的最好聽的聲調）我亦正要問這句。

克（向華倫夫人）我想你不見得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歲數比她小并且沒有職業沒有錢養活她的人罷。如果你不相信我，請問賽姆。（向賽）你還預備給他多少錢？

賽 一個大錢亦不再給了。他應得的產業在七月裏已經用得乾乾淨淨了。（華倫夫人

把臉放了下來。

克 (注意着她) 哼!我告訴過你的。(他重新坐在長椅上,又攔起兩腿來,好像這件事已經完了一樣。)

富 (悲哀地)這太是金錢主義了。難道華倫姑娘是爲金錢嫁人嗎?如果我們彼此相愛——

華倫夫人 謝謝你,孩子,你的愛情是件很不值錢的東西。如果你沒有錢養活老婆,這件事就算定了:你休想娶她。

富 (高興起來)你怎麼說,父親?

賽 我同華倫夫人的意見一樣。

富 并且老克勞夫亦已經發表了他的意見。

克 (含怒地身子在臂肘上動了一動)喂,我不要你這樣厚臉的人。

富 (尖利地)克勞夫,我很不願意使你吃驚;但是方纔你同我說話的神氣好像你是

我的父親一樣，謝謝你，一個父親已經足夠了。

〔克（鄙夷地）呸（重新轉過身去）〕

〔富（站起來）華倫夫人：即使爲你，我亦不能捨了我的薇薇。〕

〔華倫夫人（嘴裏咕噥）小流氓！〕

〔富（說下去）你既然存心要替他想的法子，我不能不趕快把我的事情先對她說
了。（大家釘着他瞧；他倒很安閒地唱起來了）〕

不是因爲他顧前慮後，膽子太小，

就是爲了他自家的長處太少，

所以不敢放出手段來，

試試成敗究竟怎樣。

（他正唱的時候，門一開，薇薇同潑芮特走了進來，他就立刻不唱，潑芮特把帽子放在雜器桌上，屋子裏的人立時現出一種謹慎整肅的樣子，潑芮特走近火爐的時候，

克勞夫立刻把擱在椅子上的腿放下來，坐坐好。華倫夫人亦覺得不自然得很，祇好借着多說話來掩飾。

華倫夫人 薇薇，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薇薇（摘去帽子，隨意丟在桌子上）上山去的。

華倫夫人 你不應該不讓我知道就那樣去了。我怎麼會知道你怎麼樣了——天色又漸漸地黑下來了！

薇薇（走到裏間屋子門口，把門開了，不理會她母親）晚飯怎麼樣？我恐怕這裏要太擠了。

華倫夫人 薇薇，你聽見我方纔說的話沒有？

薇薇（靜靜地）母親，聽見的。（回到晚飯問題的困難上頭去）我們有幾個人（數着）一，二，三，四，五，六，祇好四個人先吃，兩個人等着。愛利崇夫人祇有四個人用的刀碟。

薇薇 哦，我不要緊，我——

薇薇 愛利特先生，你走了許多路，肚子餓了，你應該就吃。我自己等一回兒不要緊，我還要

一個人陪着我等。富芮恩克，你餓不餓？

富 一點都不餓——實在一點東西都不想吃。

華倫夫人（向克勞夫）喬治，你亦不餓。你可以等一等。

克 哦，那就要命了，我自從茶點之後還沒有吃過什麼東西。賽姆不能等一等嗎？

富 你想餓我的可憐的父親嗎？

賽（含怒）讓我自己回答。我極願意等着。

薇（堅決地）不必有兩個人等着就夠了。（她開了裏屋的門。）茄特南先生，請你攙

我母親進去。（賽密爾攙了華倫夫人；大家一同走進裏屋。潑芮特同克勞夫跟在後邊。

除了潑芮特之外，大家都很顯露地表示不贊成這個辦法，但是卻沒有法子反對。薇薇

站在門口瞧着他們。）潑芮特先生，那犄角你能擠得過去嗎？那點地方緊得很。小心你

的外套，不要擦上牆上的白粉——好嘞。現在大家都舒服了嗎？

潑（在裏邊）很舒服，多謝。

華倫夫人（在裏邊）寶貝，讓那門開着罷。（富芮恩克瞧了薇薇一眼，偷偷地走到外屋門口，輕輕地把門敞直。）哦呀，好大風！寶貝，你還是把他關上的好。（薇薇很快地把門關上，富芮恩克輕輕地把外屋的門亦關上。）

富（高興）哈哈！把他們都打發開了。薇薇姆：你看我父親這個人怎麼樣？

薇（心裏有事，嚴重地）我祇好算沒有和他談過話，我並不覺得他是一個特別能幹的人。

富 你要知道，其實那老頭子並不像他外貌那樣優。你想，他是本地的教區長：因為要像個牧師模樣，所以他裝得比本來的面目傻多了。其實那老頭子很可憐，並不這樣壞；我並不像你猜想的那樣討厭他，他居心不壞，你能同他投合嗎？

薇（有些冷酷）我覺得我將來的生活同他不會有什麼大關係；不但是他，除了潑芮特說不定之外，我同我母親相熟的那一羣人都沒有什麼關係，你覺得我母親怎麼樣？

富 老實說嗎？

薇 正是老實說。

富 她快活得很。但是她似乎是個警戒，是不是？那個克勞夫！噯呀，克勞夫！

薇 那一羣人！

富 那一夥東西！

薇 （十分鄙夷他們的樣子）如果我覺得「我」亦是那樣子——做飯桶，一天到晚吃了一頓又一頓，沒有目的，沒有品性，亦沒有主見，那時候我寧可割開一根血管，放血死掉，一點都不會有什麼遲疑。

富 哦，那斷乎使不得。他們能不操心又何必操心呢？我但願有他們的好運氣。我所反對的就是他們的那種樣子。那真不對：懶散得很，懶散到那樣子。

薇 如果你不做事，將來到了克勞夫的年紀，你以為你的樣子會比他的好些嗎。

富 那還用說——比他的要好得多。薇佛姆不必教訓了：她的小孩子是不可救藥的。（他想把她的臉溫存地捧在手裏。）

薇 (撇手把他的手打掉) 走開! 今天晚上薇佛姆不高興哄她的小孩子。

富 好狠心!

薇 (對他蹙腳) 放正經些。我不是開頑笑。

富 好, 我們談點學問罷。華倫姑娘: 你知道不知道大多數的大思想家都承認近世文明的毛病有一半是因爲年輕人的愛情捱餓的原故。現在「我」——

薇 (截斷他的話頭) 你在那裏討人厭起來了。(她開了裏屋的門) 你們有地方給富芮恩克沒有? 他在這裏抱怨捱餓了。

華倫夫人 (在裏邊) 當然有地方。(她移動桌子上的東西的時候, 刀同杯子碰撞作聲) 這裏來: 我旁邊有地方。富芮恩克先生, 進來。

富 (一面走一面低聲說) 薇佛姆的小孩子即使爲了這個仍舊是同她那個樣子的。
(走進裏屋)

華倫夫人 (在裏邊) 這裏, 薇薇: 孩子, 你亦進來。你一定餓了。(她走了進來, 克勞夫在

後邊跟着，恭恭敬敬地開着門讓薇薇過去。薇薇走出去的時候，瞧都不瞧他；他等她走過了，然後關門。喬治：你一定不飽呢；你沒有吃什麼。

克 哦，我要的是酒。（他把兩手插在衣袋裏，在屋子裏走着，悶悶不快。）

華倫夫人 我喜歡吃得足夠，但是吃了一點那冷牛肉，奶餅同萵苣已經很夠了。（吁了一聲，半飽的氣，懶洋洋地在桌子旁邊坐下。）

克 到底爲了什麼，你那樣擡舉那只小狗？

華倫夫人 （立刻打起精神來）你聽着，喬治：你打算把那女孩子怎麼樣？我不住地注意你那種瞧她的神氣。記着：我知道你這人，並且明白你那種神氣是什麼用意。

克 我瞧瞧她難道有什麼壞處在裏頭嗎？

華倫夫人 如果我看出有什麼胡鬧的舉動，我就要把你趕出這裏裝回倫敦去了。我看我孩子的小姆指比你的全身統統算在裏頭還貴重呢。（克勞夫聽了這話，冷冷地一笑。華倫夫人本想用出做母親的面目來壓服他，不料做不到，臉上紅了一紅，放低些

聲音說道：「你祇管放心，那小狗和你同樣地沒有希望。」

克 難道一個男人不許關切一個女孩子嗎？

華倫夫人 像你這樣的男人不許。

克 她幾歲了？

華倫夫人 你不必管她的年紀。

克 爲什麼你把她的年紀這樣祕密？

華倫夫人 因爲我高興。

克 我還不到五十歲呢；並且我的產業還是同從前一樣多——

華倫夫人 （止住他）不錯，因爲你的吝嗇同你的鄙惡一樣。

克 （接着說）況且一個男爵不是每天都可以找得到的，沒有別人處了我的地位肯把你當作丈母的，她爲什麼不嫁給我呢？

華倫夫人 嫁給你！

[克] 我們三個人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一塊兒。我先死了，她可以做一個大大地有錢的寡婦。爲什麼不這樣辦呢？剛才我在裏邊同那傻子走着的時候，心裏老在那裏盤算這件事情。

[華倫夫人] (厭惡地) 不錯，你心裏正應該有這種想頭。(他停住脚步；兩個人對瞧着；她重重地用眼睛釘着他，嫌惡中間帶着威嚴；他偷偷地瞧着她，帶着一副不正經的眼光，弛緩地勉強一笑去引誘她。)

[克] (看見她不表同情，登時慌急起來。) 喂，克且，你是個聰明女子，你不必裝什麼道學面孔。我不再問什麼了；你亦無須回答了。我把全份產業都給她；如果結婚的那一天你自己想用錢，你可以隨意說個數目——祇要是在情理之中。

[華倫夫人] 喬治，你亦像那些老不中用的東西似的變到這步田地了嗎！

[克] (惡得很地) 該死！(她站了起來，預備對他發作，但是裏屋的門忽然在那當口開了，聽見其餘的人正在那裏回來的聲音。克勞夫來不及鎮定心神，慌忙溜出屋去。那牧

師亦回來了。

賽 (四面一望) 喬治爵爺那裏去了?

華倫夫人 出去抽煙了。(她走到火爐旁邊，把背向着他，定了一定神。牧師走到桌子旁邊拿帽子，那時候薇薇進來了，富芮恩克跟在後邊，他一進門就倒在最近的一張椅子裏，帶着一副極疲勞的神氣。華倫夫人轉過去瞧着她女兒，把母親的模樣裝得比平常更足，說道：) 寶貝：你晚飯吃飽了沒有?

薇 你嘗着了愛利崇夫人的晚飯的滋味了。(她轉身向富芮恩克，逗着他。) 可憐的富芮恩克！牛肉都完了沒有？除了麵包，奶餅，薑酒之外沒有別的東西了嗎？(嚴正地，好像頑笑了一黃昏已經够了。) 她的牛油真可怕。我要到舖子裏去買些下來。

富 好！

(薇薇走到書桌前把要買牛油的事記了，潑芮特從裏屋裏出來，把方纔營飯單用的手巾放好。)

賽 富芮恩克，我的孩子：到了我們該回家的時候了。你母親到現在還沒有知道我們今晚有客呢。

潑 我們要驚吵了。

富 沒有什麼，潑芮特：我母親看見你一定高興，她是個真正聰明、藝術的女人；她在這裏一年到頭除了我父親之外看不見別人，所以你可以想她的日子過得多悶。（向他父親）你這人不聰明，不懂得藝術，是不是，爸爸？你就把潑芮特帶回家去罷；我要在這裏款待華倫夫人呢。走過園子裏的時候，順便把克勞夫亦帶了去，同那條小公狗做伴最好不過了。

潑 （從雜器桌上拿了帽子，走近富芮恩克。）跟我們來，富芮恩克。華倫夫人許多時候沒有看見薇薇了；我們還沒有讓他們在一塊兒說話呢。

富 （很柔和的，帶着愛慕的神氣瞧着潑芮特。）不錯，我忘啦。謝謝你提醒我。完全的上等人，潑芮地。永遠是——我終身仰望崇拜的人。（站起來要走，但是又在兩個人的中

間停了一停，把手放在潑芮特的肩膀上。啊，如果你替這老不成材的東西做我的父親豈不是好！（把那隻手放在他父親的肩膀上。）

賽（喝道）住嘴，少說話；你真是罪過。

華倫夫人（大笑）賽姆，你應當好好地管管他。明天見，喂：把帽子同手杖帶給喬治，順便替我問好。

賽（接了東西）明天見。（大家握了握手。他走過薇薇身旁的時候亦同她握了握手，說了聲再見。然後他裝模做樣地向富芮恩克）跟我走，趕快。（他出去的時候富芮恩克從雜器桌上拿了他的便帽，架子上拿了獵鎗，潑芮特同華倫夫人和薇薇握手，走出去，華倫夫人隨即便地把他送到門口，看他穿過園子。富芮恩克悄悄地向薇薇要求親嘴，但是她嚴重地瞪了他一眼拒絕他，從書桌上拿了兩本書同些紙坐在中間桌子上就着燈光。）

富（在門口拉着華倫夫人的手）好華倫夫人，明天見。（他用力捏她的手，她把手奪

開，嘴唇抿緊起來，很像要打他的耳光的樣子。他頑皮地大笑着跑了，把門砰的關上。

華倫夫人（回到桌子旁邊，對着薇薇，覺得那些男人走了之後可以清靜些了。）你可曾聽見過別人像這樣地刺刺不休嗎？他討厭不討厭？（坐下。）現在我想起來了，寶貝，你以後不要再去擡舉他。我知道他確是個不中用的東西。

薇 不錯。我以為可憐的富芮恩克是個完全不中用的東西。我將來一定要離開他；但是雖然他這人不足惜，我却要可憐他，可憐的孩子。據我看起來，那個克勞夫亦不見得怎麼好，是不是？

華倫夫人（被薇薇的冷靜聲調嚇了一跳）孩子，你懂得什麼男人家的是事情這樣去批評他們？你將來一定要耐着性子常看見他，因為他是我的一個朋友。

薇（毫不理會）為什麼？你以為將來我們兩個——我指你同我說——會常在一塊兒嗎？

華倫夫人（瞪眼瞧她）那還用說——等到你出嫁為止你又不進學堂了。

薇 你看我這種生活能合你的意嗎？我恐怕不見得能罷。

華倫夫人 你那種生活！你這話什麼意思？

薇 （正拿腰裏掛的那把裁紙刀在那裏割一頁書）當真你從來沒有想到過我亦像別人似的有自己的一種生活嗎？

華倫夫人 你說的是些什麼無意識的話？你是不是因為在學堂裏是個大的小人物了，所以想表示獨立嗎？不要發傻，孩子。

薇 （任性地）你祇有這幾句話說，是不是，母親？

華倫夫人 （迷惑，生氣）不要那樣把我盤問個不休。（暴厲地）不許說話。（薇薇繼續着做事，不耽擱時候，亦不說什麼。）哼，你同你的生活還有什麼別的！（又瞧着薇薇，沒有回答。）什麼我心裏歡喜，什麼就是你的生活：一定是這樣子。（又一頓。）自從你得了那個什麼算學試驗以後，我就注意你的那種神氣。如果你以為我肯忍受着，你就錯了：這一層你早知道一天好一天。（咕嚕。）不錯，我祇有這幾句話，哼（重新提高怒

聲) 你可知道你現在到底是對着誰說話呢，姑娘？

薇 (瞧着她母親，頭並沒有從書上擡起來) 不知道，你是誰？你是誰？

華倫夫人 (站起來，連氣都透不出了) 你這小鬼頭！

薇 人人都知道我的名望，我的身分，同我要去做的職業，我不知道你的什麼事情，請問你邀我和你同克勞夫喬治合夥去幹的事情是一種什麼生活？

華倫夫人 小心着，我要做一件事情，將來我同你都要後悔的。

薇 (冷靜堅決地把書放在一旁) 亦罷，讓我們把這件事情攔一攔，等到你能對付得現在好些的時候再談。(仔細地打量她母親) 你要多走走路，拍拍網球纔能振作精神呢，你的身體很壞，今天上山的時候你沒有走了二十碼不停住喘氣的時候；你的兩只手腕只好算是兩捲肥肉，瞧瞧我的。(伸出她自己的兩只手腕)

華倫夫人 (可憐地瞧了她女兒半晌，竟自嗚咽起來) 薇薇——

薇 (很快地跳了起來) 請你不要哭，除了哭之外別的都行，我實在聽不慣人家哭，如

果你要哭，我就要出去了。

華倫夫人（可憐地）哦，我的寶貝，你對我怎麼會這樣地很心？難道我沒有做母親的權利嗎？

薇 你是我的母親嗎？

華倫夫人（吃驚）我正是你的母親呀，薇！

薇 既然如此，我們家裏的人呢？——我的父親——我們家族的朋友呢？你要求做母親的權利，叫我傻子，叫我孩子，用大學女管理員所不敢用的樣子對我說話；硬支配我的生活；並且逼我結交一個人人都看得出是倫敦城裏最下賤的流氓，在我拒絕這些要求之前，我不妨來查查究竟他們有真實的根據沒有。

華倫夫人（發狂，跪下來）哦，使不得，使不得，住嘴，住嘴，我敢賭咒，我是你的母親，哦，你不見得要同我過不去罷——我自己的孩子：這是違背自然的，你信得過我信不過？你說你信得過我。

薇 誰是我的父親？

華倫夫人 你不知道你問的是什麼話。我不能告訴你。

薇 (堅決地) 哦，你能祇要你肯。這是我應該知道的；你亦明白這是我應該知道的。如果你不願意告訴我，你可以拒絕我；但是如果你拒絕了，明天早晨以後你就休想再看見我。

華倫夫人 哦，聽你這樣說太可怕了。你不肯——你不能離開我。

薇 (硬心腸地) 如果這件事情你不對我說實話，我一定毫無躊躇去做。(厭惡得身子顫動起來。) 我怎麼能信我身體裏一定沒有那個畜生的骯髒血呢？

華倫夫人 沒有，沒有，我可以賭咒，不是他，亦不是在你見過的那些人裏頭。這一點我至少還拿得穩。(薇薇心裏猛然解悟這句話的意義的時候，她的眼睛嚴厲地釘住了她母親。)

薇 (慢慢地) 這一點你至少還拿得穩。哼，你意思是說你拿得穩的都在這裏了。(沈

思。我明白了。（華倫夫人兩手捧着臉。）母親，不要這樣子：你自己心裏明白你絲毫都不把這種事放在心上。（華倫夫人把兩手放下，可憐地擡起頭來瞧着薇薇，薇薇拿出表來一看，說道。）今天晚上這些够了，你喜歡什麼時候吃早飯？八點半你嫌太早嗎？

華倫夫人（發狂）噯呀，你是怎麼樣的一種女人？

薇薇（冷冷地）我想我是世界上最多的那一種。不然，世上的事情怎麼做得成呢。喂（抓住她母親的手腕，一把把她拖起來。）坐整齊些，這樣對啦。

華倫夫人（怨怒地）你對我太無禮了，薇薇。

薇薇 胡說，睡覺的事情怎麼樣？現在十點過了。

華倫夫人（氣憤憤地）我去睡覺幹什麼？你以為我睡得着嗎？

薇薇 爲什麼睡不着？我睡得着。

華倫夫人 你！你這人沒有心肝。（她突然變了她原來的語腔——一個尋常女人的語腔——裝着的做母親的架子都沒有了，心裏却感到一種確信同鄙夷的感想。）哦，這

種樣子我不能忍受；我不能忍受這種不公平的事情。你怎麼該這樣爬到我的頭上來？你對着我誇耀你自己，却不想想給你機會使你能有今天這樣一天的就是我。當初我有什麼機會？好不害臊，做着這樣一個壞女兒同一個驕狂的假正經人！

薇（照常冷靜鎮定，但是不能自信了；因為她回答的話剛纔自己聽着很有道理，現在聽了她母親的這一番新論調，漸漸地覺得有些笨拙同自大了。）你不要以為我想爬到你的頭上去，你用一個母親的因襲的權威來攻擊我；我用一個正經女人的因襲的優長來防護我自己。老實說，我不來忍受你的胡鬧；我亦不想你來忍受我的胡鬧。我永久尊重你對於你自己的意見同你的生活的自由。

華倫夫人 我自己的意見同我的生活！聽聽她的話！你以為我幹那種事情是因為心裏喜歡，或是以為正當，所以去幹的嗎？假使當初我有機會，你以為我不願意進大學做個貴婦人嗎？

薇 人人都有些選擇的機會的，母親，世上頂苦的孩子雖然不一定能選擇做英國的王

后或是做牛海的校長，但是她卻可以隨着自己的嗜好選擇還是檢破布還是賣花。世上的人總責備境遇把他們造成那個樣子，我不信什麼境遇。世上成功的人都是放開眼光自己去找到自己需要的境遇的人，如果找不着現成的，他們就自己創造。

華倫夫人 哦，說却容易，容易得很，是不是？——你要不要聽聽我從前的境遇。

薇 要你告訴我，你坐下好不好？

華倫夫人 哦，我坐下就是：你不要害怕，（她用力把椅子更移前些，坐下。薇不禁受了感動。）你可知道你的外祖母是怎麼樣一等人？

薇 不知道。

華倫夫人 不錯，你不知道。我知道，她自己說是個寡婦，在造幣廠附近開了一個煎魚舖，她同她的四個女兒就靠着那個過日子。我們四個人裏頭兩個是同胞姊妹：就是我們同利慈；我們兩個人的面貌身材都長得很好。據我猜想我們的父親是個光景優裕的人；母親卻說他是個上等人；但是我亦不知道究竟怎麼樣。其餘的兩個就不是同胞的了。

——她們是身材矮短，面貌醜陋，帶着餓容，勤苦正直，可憐的東西；若不是母親把我們弄得半死，不許我們欺負她們，我同利慈就要把她們弄得半死了。她們是正經的人，但是正經了到底有些什麼好處？讓我來告訴你。她們兩個人裏頭有一個在一家白鉛工廠裏一天做十二點鐘的工，一星期拿九個先令的工錢，直到後來她中了鉛毒把性命送掉為止。她祇預備得個兩手痺麻的毛病，但是她竟死了。那一個常常被人家拿來作我們的模範，因為她嫁了一個但福食料場的政府工人。他每星期的入款祇有十八個先令，她卻把家裏同三個小孩子都收拾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直到他喝上了酒為止。那是正經的代價，值不值？

薇（現在凝神注意起來）你同你姊姊都這樣想嗎？

華倫夫人 利慈並不這樣想：她有志氣些。我們一同進了一個教會學堂——這是我們自命高貴，覺得勝過那些什麼都不知道，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的孩子的一部分的原因——直到有一天晚上利慈出去了從此沒有回來為止。我知道我們的女校長心裏

一定想我不久就要學我姊姊的樣子了，因為那牧師時常警告我，說我姊姊的結局一定是從滑鐵盧橋上投河自盡。可憐的蠢才！他祇懂得這一點，但是我怕那白鉛廠的心比怕那河利害；你處了我的地位，一定亦是這樣想。後來那牧師在一家名為禁酒其實什麼都賣的飯店裏替我找了一個做雜活的位置，於是我就做了女堂倌；後來我又到滑鐵盧車站那邊酒店裏去——端端酒，洗洗杯子，一天做十四點鐘的事，飯食之外一星期拿四先令的工資，都要算是我的大進步了。有一次極冷的夜裏，那時候我倦得眼睛都快睜不開了，你猜那時候誰來啦？除了利慈還有誰？她穿着一件長的皮外套，又好

看又舒服，錢袋裏盛着許多金鎊。

薇（兇很地）我的利慈姨母！

華倫夫人 正是；有這樣一個好姨母，亦就不錯啦。她現在住在溫極斯脫，靠近禮拜堂，是那邊極體面的貴婦人中間的一個——在跳舞會上看護人家的閨女，多謝，幸而利慈沒有到河裏去！我看見了你有些想起利慈來了：她是個第一等的做事的女子——起

初就攢錢——從來不肯太露她自己的真面目——從來不慌亂，不錯過機會。她瞧見我長得很好看，隔着櫃臺對我說，『你這小蠢貨，你在那裏幹什麼？爲了別人的利益消磨自己的身體同自己的容貌！』那時候利慈正在那裏攢錢，想在勃盧塞爾自己買所房子；她想兩個人攢錢可以比一個人快些，所以她借了點錢給我，讓我動手去做；我就盡力去攢，先還清了她的借款，然後同她合夥做買賣。爲什麼我不應該那樣做呢？勃盧塞爾的房子真是上等的——女人在那裏住着比在傑痕安尼毒死的工廠裏好得多。我們那些女孩子沒有一個受過我在酒店裏同家裏受的那種待遇的。你願意我在那些地方受苦，年紀不到四十就變成一個老苦力嗎？

薇（這時候趣味濃厚起來）不願意；但是你爲什麼挑那樁事情幹呢？祇消攢錢同好的經理，隨便什麼事都能成功。

華倫夫人 不錯，攢錢。但是是一個女人做了別的事情有什麼錢可攢？一星期拿了四個先令還要自己穿衣服，請問你能不能攢錢？你不能不消說得，如果你的面貌很平常，不能

多賺什麼錢；或者如果你會音樂，能唱戲，能做報館文章；那情形當然又不同了。但是利慈同我對於這些事情都不相近；我們所有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面貌同奉承男人的本事。你想人家借着我們的好臉子擺在酒店飯館裏做幌子賺錢，我們難道是傻子不會自己去做，自己賺錢，強如拿幾個免捱餓的苦工錢嗎？這層道理說不下去。

薇 你們的理由很正當——從做買賣的眼光看起來。

華倫夫人 不錯；或者無論那一種眼光。好人家的女孩子教養大了除了去求一個富翁的賞識，嫁給他，享用他的家財之外還幹什麼？——好像有了結婚的儀式就可以把事情的是非改變了！哦，世上的那種假仁假義，掩耳盜鈴的情事把我惡心死啦！利慈同我不能不像別人一樣地去做工，攢錢，計算；不然我們亦要苦得像那些糊裏糊塗，醉生夢死的女廢物一樣了。（用力。）我瞧不起這等人；這等人沒有品格；如果我恨女人什麼事，那件事就是缺少品格。

薇 喂，母親說實話！你所謂女人的品格的一部分是不是她應該大大地厭惡這種掙錢

的方法？

華倫夫人 爲什麼不是呢。無論是誰都不喜歡做事掙錢；但是不喜歡亦要做。我常常可憐一個苦命的女孩子，精神疲乏，與致闌珊，勉強要去博一個毫不在她心上的男人的歡心，那個男人是個半醉的渾蛋，同女人胡鬧的時候他自己還以爲很不討人嫌，甚至幾乎隨便給她多少錢，她都不願意忍受他。但是她不能不容忍討厭的人，並且祇得逆來順受，低聲下氣像醫院裏的看護婦或是別種人一樣。做工決不是女人喜歡的事；雖然聽熱心宗教的人說起來卻像極樂世界似的。

薇 我仍舊覺得做工有用處。做工可以掙錢。

華倫夫人 如果一個女孩子家計壞，面貌好，有人好好地指導，自己有定力，有見識，做工於她當然有用處。這件事對於她比別的事好得許多。我常想那是不應該的。薇，女人不應該沒有比這再好些的機會。我認定那是不對的。但是無論對同不對，事實却是這樣：一個女孩子應該極力去利用他。但是有身分的女人却犯不上這樣。如果你這樣做，

你就是個傻子；但是如果我不這樣，我亦是個傻子。

薇（漸漸地大受感動）母親！假使現在我們兩個亦像你當時那樣苦，你一定不勸我到滑鐵盧酒店裏去，或是嫁一個工人，或者甚至於到工廠裏去嗎？

華倫夫人（生氣地）當然不，你把我當作怎麼樣一等母親！你能捱着餓，當着奴隸，保持你的自尊的心嗎？沒有自尊的心，一個女人值什麼錢？生命還值什麼錢？爲什麼別的同樣有好機會的女人祇能在泥溝裏，我却能獨立，并且供給我女兒受頭等的教育呢？因爲我隨便什麼時候都能尊重自己，約束自己，爲什麼利慈在一個大城裏受人家尊敬？亦是爲這個道理。如果當初我們聽了那牧師的胡說，現在我們是什麼光景？一天拿一個半先令替人家擦地板，除了貧民工廠同殘廢院之外前途絕沒有別的盼望。孩子，你不要上那些不懂得外頭的事情的人的當。一個女人要想舒舒服服地過日子祇有一個法子，就是：那一個男人有錢能待她好，她就待那一個男人好。如果她同那男人的身分一樣，就想法子使他娶她；如果她自己的地位遠不及他，那她就不必想——她

何必想呢？這決不是她自己的幸福。你問問倫敦社會上有女兒的貴婦人，他們一定亦是這樣回答你，不過我肯對你直說，他們卻要轉個灣，相差祇在這一點。

薇（被她母親迷惑了，瞧定了她。）我的好母親：你真是個了不得的女子——你比全英國的人都厲害。難道你當真，確實一點兒都不覺得懷疑——或是——或是——害臊嗎？

華倫夫人 不消說得，寶貝，講究面子才要害臊：女人例應這樣的。女人一定要裝幾分假。利慈時常因為我說了實話對我生氣。她常說每個女人祇要留意世上在她眼前經過的事情已經足夠，不必再去對她說什麼了。但是那時候利慈宛然是貴個婦人！她有貴婦人的真正本能；我卻總帶些粗俗氣。你寄了照片給我，我看着覺得你長得漸漸地像利慈，心裏快活得很；你的樣子宛然是她那種落落大方，果敢堅決的神氣。但是那種口是心非的事情我卻不能忍受。這樣虛偽有什麼用處？如果人家是這樣支配女人的，你就偏說是那樣的亦不中用。我從來一點兒都不覺得慚愧。我以為我們各樣事情都做

得很體面，沒有人抱怨過我們，那些女孩子又都被照看得這樣好，我方且應該自己得意。有幾個女孩子的日子很好，有一個是嫁給一個大使的，但是現在我當然不敢談這些事了；讓他們隨便把我們當什麼就是！（打呵欠。）噯呀！我到底想睡啦。（懶懶地伸了一個腰，發洩之後倒覺得心裏舒暢安靜想睡覺了。）

薇 現在該是我睡不着了。（走到雜器桌前點了蠟燭，然後把燈滅了。屋子裏黑了許多。）放些新鮮空氣進來再關窗罷。（開了屋門，一望外面，正是絕好的月色。）好夜景！瞧（把窗帘拉開，一輪滿月正掛在 Blackdown 上頭，那幅風景迷迷濛濛地浸在一片銀光裏。）

華倫夫人 （約略地望了一望）不錯，寶貝；但是留神不要冒了外頭的涼氣送了性命。

薇 （鄙夷地）胡說。

華倫夫人 （爭辯地）哦，不錯；你看着凡是我的話都是胡說。

薇 （急忙轉過去向她）不實在並不是這樣，母親。今天晚上完全是你取勝了，雖然我

的本願恰是相反。現在我們和和氣氣地要好罷。

華倫夫人（有些傷心地搖了一搖頭）你確是取勝了。但是我想我非讓步不行。我同

利慈總是我輸的；現在我同你大約亦要照樣了。

薇 不要去管他。來罷：親愛的老母親，明天見。（兩臂摟着她母親。）

華倫夫人（溺愛地）我把你教養得很好，是不是，寶貝？

薇 是的。

華倫夫人 因此你須要好生看待你的可憐的老娘。你肯不肯？

薇 我肯的。（親她母親的嘴。）明天見。

華倫夫人（誠心禱告）上天降福在我的親寶貝身上——一個母親的祈禱！（她保護地摟着她女兒，不由自主地向上看着，好像在那裏求天降福。）

第三幕

布景

第二天早晨在教堂花園裏，太陽照着，樹上的鳥正在那裏叫得高興，花園圍牆的正中有扇五欄的木頭大門，足可以容一輛馬車出入，大門旁邊一根盤曲彈簧上頭掛着一個鈴，通着外頭的拉繩，車道從花園正中進來，向左一偏，到一片對着教堂大門，砂石鋪的圍場爲止。大門外邊看得見一條灰塵極多的大路，和牆平行着，路的那一邊被一行草地同一帶沒有籬藩的松林圍着，在房子同車道中間的草地上有

一棵修剪的扁柏，樹蔭底下有一條園椅。花園的那一邊被一帶矮樹籬笆包着；草地上有只日晷，日晷附近有只鐵椅子。一條小路從樹籬中間日晷後邊穿出去。

富芮恩克坐在靠近日晷的椅子裏看 *Standard* 報，日晷上還堆着許多晨報。他父親紅着眼睛，晃晃搖搖地從屋子裏出來，疑疑惑惑地瞧着富芮恩克的眼睛。

富 (看表) 十一點半。正是做牧師的絕妙的吃早飯時候！

賽 不要取笑，富芮恩克：不要取笑。我有一點兒——唔——(打顫)——老啦？

富 (否認那句話) 不是。今天早晨有點不舒服。你母親那裏去了？

賽 不要害怕。她不在這裏。她帶着倍西趁十一點三十分的火車進城去了。她給你留下好幾句話呢。你現在覺得有精神聽沒有，還是等你吃過早飯再說？

富 我已經吃過了。我覺得很奇怪。怎麼我們有客人在家裏。你母親會進城去的。他們知道。道了要奇怪呢。

富 或者她亦想到的。無論如何，如果克勞夫在這裏住着，你每天晚上同他談你們年輕時候的荒唐事情到四點鐘才歇，那麼，我母親就應該盡一個謹慎的主婦的職務進城去買一桶威士忌同幾個百個吸管回來。

賽 我並沒有覺得喬治爵爺喝酒過度。

富 你當時的情形亦不能覺得了。

賽 你是不是說「我」——

富 (靜靜地)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比你再不清醒的有職牧師。你講的自己從前的那些故事好不怕人。我想如果不是爲了我母親同潑芮特彼此很說得投機，他未必肯在你家裏過夜。

賽 胡說。我是克勞夫喬治爵爺的主人。我必須要找些話同他談談；他祇有一樁事情要聽。潑芮特到那麼去了？

富 他趕着車送我母親同倍西上車站去了。

賽 克勞夫起來了沒有？

富 哦，早起來啦！他一動都沒有動過。他的功夫比你好得多——說不定這一向總是繼續着。他到別處抽烟去了。（又看他的報。牧師心神不寧地向大門走去；接着又猶豫不定地走回來。）

賽 唔——富芮恩克。

富 幹什麼？

賽 你猜華倫夫人母女自從昨天下午之後還預備我們邀他們到這裏來嗎？

富 他們已經被邀下了。吃早飯的時候克勞夫告訴我們。說你叫他今天把華倫夫人同薇薇邀來，並且把這裏當作他們的家。我母親聽見了那個消息以後才覺得非坐十一點十三分的車進城不可了。

賽 （失望的憤激）我沒有下過這種請帖。我連想都沒有想過。

富 （憐惜地）你怎麼會知道昨天晚上你嘴裏說的什麼同心裏想的什麼？哦！潑芮特

回來了。

潑 (從大門裏進來) 你好。

賽 你好。我沒有陪你早餐，抱歉得很。我有一點——唔——

富 牧師的喉痛病，潑茵特，幸而不是老毛病。

潑 (換個題目) 你的住宅的地點幽雅得很，真是幽雅極啦！

賽 不錯，是的。如果你高興，潑茵特先生，富茵恩克可以領着你去走一輪。我要失陪一回兒。乘茄特南夫人不在家，你們又都那裏談笑的時候，我要去做我的宣講詞了。你不至於見怪罷？

潑 說那裏話來，對我絲毫都不要客氣。

賽 謝謝你，我要——唔——唔—— (他一路口吃着到門前走近屋子不見了)

潑 (坐在草地上靠近富茵恩克，抱着腳骨) 每星期要做一片宣講詞真是奇怪。

富 如果他自己做，那就更奇怪啦。那是他花錢買的。他現在去喝沙達水了。

潑 我的好孩子，我希望你對你父親有規矩些才好，你能做得到，在你願意的時候。

富 我的好潑芮地，你忘了我非得要和我父親同住不可了，兩個人在一塊兒住着——

不管他們是父子，是夫婦，是弟兄，是姊妹——他們要保持那種會客時候十分鐘中間極容易裝的假客氣的樣子是做不到的事情，我父親在許多好的家庭性質上頭又加了綿羊的優柔無用，驢子的驕矜凌犯——

潑 算啦算啦，請你不要說了，我的好富芮恩克！記着他是你的父親。

富 在那上頭我亦給他相當的敬禮，但是你想他叫克勞夫邀華倫夫人母女到這裏來的那件事！他當時一定爛醉了。潑芮地，你知道的，我母親一刻都不能忍受華倫夫人。

薇薇 一定要等她母親回了城才能到這裏來呢。

潑 但是你母親不是不知道華倫夫人什麼事嗎？

富 我不知道，從她進城去這樁事情上頭看起來，好像她知道似的，並不是她像平常人那樣不贊成；她亦會同許多鬧過亂子的女人要好過的，但是她們都是很好的女人。這

是根本不同的地方。不消說得，華倫夫人亦有她的長處；但是她浮躁粗魯得很；我母親簡直受不了她。所以——哦！這一聲喊是因爲那牧師急急慌慌地二次從屋子裏走出來引起來的。）

賽 富芮恩克：華倫夫人帶着她女兒同克勞夫從草地那邊在那裏來了；我從書房的窗戶裏望見的，叫我說些什麼替你母親推託呢？

富 （用力跳起來）戴上帽子走出去，說你怎麼樣地歡迎他們；說富芮恩克在花園裏說母親同倍西到一個親戚家裏問病去了，不能在家裏等他們，實在抱歉得很；問問華倫夫人昨天晚上想必睡得舒服；還有——還有——隨便說些什麼，除了實話不要說；至於其餘的事情就祇得聽天由命罷。

賽 但是我們以後用什麼法子把他們打發走呢？

富 現在沒有打算那個的工夫。喂！跳進門去，立刻拿了一頂牧師帶的氈帽出來，向他父親頭上一合。好啦；去罷；滾芮特同我在這裏等着，裝作事前不知道的樣子。（牧師

弄得迷迷糊糊的，但是很聽話，忙着從大門裏出去。潑茵特從草地上站起來，擰擰身上的土。

富 我們總得想個法子把那個老太太弄回城去才好。潑茵特！喂！老實說，潑茵特，你願意看見他們在一塊兒嗎——薇薇同那老太太？

潑 哦，爲什麼不願意？

富 （不高興）難道你一點都不覺得肉麻嗎？——那個老壞東西，世界上什麼壞事都做得到，我敢賭咒，同薇薇——哼！

潑 不要做聲。他們在那裏來啦。（看見牧師同克勞夫順着大路走來，華倫夫人母女在後邊很親愛地一同走着。）

富 你瞧：她當真把她的胳膊抱着那老太婆的腰。那是她的右胳膊：是她起頭的。噯呀，她變成癡情了！嘿！嘿！現在你覺得肉麻嗎？（牧師開了大門；華倫夫人同薇薇走了進來，站在花園中間看那房子。富茵恩克一陣假裝的高興，笑嘻嘻地對着華倫夫人喊道。）歡

迎歡迎，華倫夫人，這個清靜的老教堂花園配你適宜極啦。

華倫夫人 我那裏配！你聽見沒有，喬治？他說我在一個清靜的老教堂花園裏很好看。

賽 （還拉着門在那裏等克勞夫慢慢地踱進來，極厭煩的樣子。）你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好看，華倫夫人。

富 好啊，父親！聽我說：讓我們在午飯前頭痛痛快快地樂一樂。我們先去瞧那教堂。這是人人一定要做的。那是一個真正的十三世紀的老教堂。我父親很喜歡它，因為他曾經弄到過一筆修理的款子，六年以前把它統統地改造過了。潑芮特還可以指出那些地方呢。

賽 （殷勤地對着他們）如果喬治爵爺同華倫夫人嘗真肯賞光，我就榮幸極啦。

華倫夫人 哦，走罷，不必多說了。去瞧瞧於喬治有益的。我敢賭東他不大把教堂放在心上。

克 （轉身向大門）我不反對就是。

〔養 不是那條路。如果你們不嫌討厭，我們從田地裏穿過去罷。這裏轉過去。（他領着大家走那條穿過樹籬的小路。）〕

〔克 很好。（他同牧師先走。潑芮特同華倫夫人跟在後頭。薇薇不動，但是看着他們都走了之後，臉上露出極堅決的神色。）〕

〔富 你不來嗎？〕

〔薇 不來。我要警告你一句話，富芮恩克。剛纔你說這花園的時候，你在那裏取笑我母親。以後不准這樣。請你對我的母親像對你自己的一樣地恭敬。〕

〔富 我的好薇薇：她不見得懂得。她不像我的母親，兩個人不能用一種待遇。但是又碰着什麼事了？昨天晚上我們批評你母親同她的同類的時候，我們的意見還完全相同呢。今天早晨我看見你裝腔做勢地用胳膊抱着你母親的腰。〕

〔薇 （臉紅起來）裝腔做勢！〕

〔富 那是我當時的感想。這是我初次看見你做一樁第二等的事。〕

薇 (約制自己) 不錯, 富芮恩克有過變動了; 但是我並不以為是變壞。昨天我是一個小驕傲東西。

富 今天呢?

薇 (畏縮; 然後瞧定了他) 今天我看我母親比你看她明瞭得多了。

富 使不得!

薇 你這話怎麼講?

富 薇薇在極不道德的人中間有一種你所不知道的結合。你這人太有品格了。那是你母親同我的關係; 因此你看她總不會及我看她那樣明瞭。

薇 你錯了; 你何嘗知道她什麼。如果你知道了我母親所遭的那些逆境——

富 (巧捷地替她接下去說) 我就會明白, 為什麼她是現在這樣一個人了, 是不是? 又有什麼區別? 無論境遇不境遇, 薇薇, 你總不能忍受你母親。

薇 (很生氣) 為什麼不能?

富 因為她是個老壞東西，薇薇。如果你再當着我的面用胳膊抱她的腰，我就立刻用鎗打死我自己，表示反對一樁使我難受的事情。

薇 我一定要不是同你絕交就是同我母親絕交嗎？

富 （優雅地）這樣一來，那老太婆就要吃大虧了。薇薇：你的着迷的小孩子無論如何要緊黏着你，但是他格外地擔憂怕你做錯了事情那是沒有用的。薇薇：你母親那個人沒有法子想了，她或者是個好人，但是她是個壞東西，是個很壞的東西。

薇 （氣憤憤地）富萬恩克——（他態度不變，她轉身走開，在柏樹底下的長椅子上坐下，竭力想鎮定自己，然後她說道。）難道因為我母親是你所說的一個壞東西就應該被全世界的人唾棄嗎？難道她不配活着嗎？

富 不必怕那個，薇薇：她不會被人家唾棄的（挨着她在椅子上坐下。）

薇 但是我卻應該唾棄她，對不對？

富 （小孩子似的，弄着聲音安慰她，媚她。）不要去同她住在一塊兒，母女同居的小家

庭沒有好結果，倒把我們的小團體拆毀了。

薇（被他迷惑了）什麼小團體？

富 樹林裏的那兩個小孩子：薇薇同小富芮恩克。（他偷偷地把胳膊伸過去抱着她的腰，像一個疲乏的小孩子似的偎傍着她。）讓我們去找點樹葉子把身子蓋起來。

薇（像保姆似的把他搖着，諧韻地。）好好地睡，手拉着手兒，在樹底下躺着。

富 聰明的小女孩同着她的蠢孩子。

薇 親愛的小孩子同着他的醜女孩。

富 心裏清靜得很，忘了那男孩子的無用的父親同那女孩子的可疑的——

薇（把那個字用自己的胸部遏住噓——噓——噓）那女孩子願意把關於她母親的事都忘掉。（他們半响不作聲，互相搖着，薇薇忽然如夢初醒地一跳，喊道。）我們真是好一對傻子！坐起來，噯呀！你的頭髮。（替他理頭髮。）我不信難道旁邊沒有人瞧着的時候，大人都這樣孩子氣似的頑嗎？我小時候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富] 我亦沒有，你是我的第一個頑的同伴。（他抓着她的手想親，但是又忍着先向四面望了一望，不料他看見克勞夫從樹籬裏走出來。）哦，該死！

[薇] 爲什麼該死？

[富] （低聲）噓！那個克勞夫畜生來了。（他坐得離她遠些，裝着不理會的樣子。）

[薇] 不要得罪他，富芮恩克。我特別要同他客氣些。我母親喜歡這樣子。（富芮恩克扮了一個鬼臉。）

[克] 我可以同你稍微談幾句話嗎，薇薇姑娘？

[薇] 當然可以。

[克] （向富）對不起得很，茄特南，他們在教堂裏等你，如果你願意去的話。

[富] （站起來）什麼都可以遵命，克勞夫，除去教堂。如果你要什麼東西，薇薇，一拉大門上的鈴，用人就會來的。（他泰然自得地走進屋子去了。）

[克] （用一副狡猾的神氣瞧着富芮恩克進去了，然後拿出自以爲同她有特別交情的

態度對她說話。真是個有趣的少年，薇薇姑娘。可惜他沒有錢，對不對？

薇 你這樣想嗎？

克 叫他幹什麼？沒有職業，沒有家產，他有什麼長處？

薇 我知道他的不如人的地方，喬治。

克 （心事被人家猜得這樣着，有點吃驚。）哦，不是說那個。但是我們既然活在世上，我們們是在世上；錢到底是錢。（她不回答。）好天氣，是不是？

薇 （瞧他這種勉強敷衍，不禁露出鄙夷的神氣。）好得很。

克 （帶着粗野的快活，好像喜歡她的勇敢。）那個不是我到這裏來要說的話。（裝出坦白的樣子。）聽着，薇薇姑娘，我自己明知道我不配做一個年輕女子的丈夫。

薇 當真，喬治爵爺？

克 不配；並且對你說老實話，我亦不想。但是我這人說一句話卻算一句話；我用情的時候總是認真的；並且心裏愛的東西肯用現錢去買，這樣一等人就是我。

薇 你實在可以佩服。

克 哦，我並不想誇獎自己。我亦有我的壞處：這上頭沒有人比我再明白了。我知道我這人並不完美：那正是中年人的許多便宜之中的一樁；因為我已經不是個少年了，我自己知道。但是我的信條很簡單，並且我自以為很好。男人同男人應該正直；男人同女人應該忠實；我不信這個宗教或者那個宗教，我祇信世上的事統算起來總是在那裏向上。

薇 (帶譏諷) 『一種力量，不是我們自己，在那裏求正義，』是不是？

克 (當她是認真) 哦，當然不是我們自己，那個不消說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在她旁邊坐下，好像得了一個同調的人似的。) 現在我們談實際的事情罷，你或者以為我把錢糟蹋了；但是實在我並沒有；我現在比初得產業的時候更有錢了。我用了我的處世的經驗把資本投在別人所忽略的事業上頭；無論我在別的方面怎麼樣，從金錢方面說起來，我是個安穩無慮的人。

薇 承你告訴我這些事情，感激得很。

克 哦，喂，薇：你不必假裝不明白我的用意。我想要一位克勞夫爵夫人一同過日子。我想你以為我很蠢，是不是？

薇 沒有的話：我很感激你這樣直捷爽快。我十分領你的情：金錢、地位、克勞夫爵夫人等等的東西，但是我想我要謝絕你，請你不要見怪。我不願意。（她站起來，踱到日晷那邊去，免得離他太近。）

克 （絲毫不覺得掃興，反佔據了薇讓出來的座位，把自己的身體擺擺舒服，好像預先幾次的拒絕是求婚照例不能免的事情一樣。）我並不急急，不過讓你知道，如果小茄特南對你有什麼詭計好防備他，這件事攔着就是。

薇 （尖利地）我的不答應是最後的，我決不會反悔。（她極威嚴地瞧着他，他強笑着身子向前，兩肘撐在膝蓋上，用手杖戳一個在草裏的晦氣的小蟲子，狡猾地瞧着她，她不耐煩地迴避開。）

|克 我年紀比你大得多——大二十五歲——一世紀的四分之一。我不會永遠活着；我一定想法子使我在死後好過日子。

|薇 你就用那個亦引誘不動我，喬治爵爺，你還是聽了我回答你的話罷？決沒有我把他改變的希望了。

|克 （站起來，把一朵野菊花打了最後的一下，踱起步來。）不要緊。我可以告訴你幾件事情使你來不及地變心；但是我不願意怎樣做，因為我寧可用正當的愛情得到你。我是你母親的一個好朋友；你問問她是不是。如果不是虧了我的忠告同幫助，她永不會有供給你受教育的錢；至於我借給她的，那更不必提了。沒有幾個男人肯像我這樣幫助她的。我放進去的資本前後足有四萬鎊了。

|薇 （瞪眼瞧他）你是不是說你是同我母親合股做買賣的人？

|克 正是。如果我們把這件事祇讓自家人知道，你想要省掉多少麻煩同口舌。問問你母親願意不願意把她所有的事情都去告訴一個完全的生人。

薇 我覺得沒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知道這買賣收歇了，款子亦存好了。

克 (站住，詫異)——收歇！收歇！一樁最壞的年成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利錢的買賣！未必罷，那是誰告訴你的？

薇 (面色轉白) 你是不是說現在還在那裏？——(她突然頓住，把手扶在日晷上撐着自己，隨後她趕到鐵椅子上坐下) 你在那裏說的是什麼買賣？

克 那種事情就着我的地位說——貴族的地位——如果你答應了我，就是我們的地位——並不一定算一樁很上等的買賣，並不是那裏頭有什麼秘密的地方；不要這樣想，祇消看你母親亦在裏頭，你當然就可以知道這事是光明正大的，我認識她許多年了；我敢說她寧可砍掉兩隻手不肯做不正當的事情，如果你要聽，我可以把這事的底細都告訴你，不知道你可曾感受過旅行時候找一家真正舒服的客棧的困難？

薇 (厭惡，轉過臉去) 不錯，往下講。

克 話都在這裏了，你母親有經理這種事情的天才，我們在勃盧塞爾有兩處，柏林有一

處，維也納有一處，布達不斯有兩處。不錯，裏頭除了我們還有別人；但是我們的資本占了一大半；並且經理的位置非仰仗你母親不行。你一定亦覺得她時常東奔西跑。但是你知道這些事情在上等社會裏是不能說的。祇消你一提客棧兩個字，人人就說你開酒店。你願意人家說你母親那種話嗎？我們這樣秘密就為這個。可是你不要告訴別人，肯不肯？既然這一向沒有人知道過，還是把他瞞下去的好。

薇 這就是你邀我同你入夥的事嗎？

克 哦，不是我的老婆用不着操這種心。你將來對那買賣的關係不會比你一向多些。

薇 「我」一向你這話怎麼講？

克 我不過說你一向是靠他過日子的。他供給你的教育費同你身上穿的衣服，不要看輕做買賣。薇薇姑娘：沒有錢那裏會有你們的什麼牛海同格頓。

薇 （站起來，差不多迷惑了。）小心，我知道這是什麼買賣。

克 （驚跳，遏制着一聲咒罵。）誰告訴你的？

薇 你的同夥——我母親。

克 (怒氣沖天) 那老——(薇薇急忙瞧他，他把那個字嚥了下去，站在那裏祇管咒罵同很命地對自己生氣，但是他知道他要說的那個字是表同情的，他借着生氣遮掩心事。) 她應該多替你打算打算。「我」永遠不肯告訴你的。

薇 我想如果我們做了夫妻，說不定你就要告訴我了：這是一件很便利的挾制我的武器。

克 (十分誠懇地) 我沒有這樣想過，我敢用我的人格擔保說沒有。

(薇薇瞧着他詫異，她聽了他那種抗辯的可笑，心裏冷靜堅決起來，她回答的時候帶着含輕褻的安詳態度。)

薇 那個沒有什麼關係，我想你亦明白今天我們在這裏一分手，我們的交誼就從此斷絕了。

克 爲什麼因爲幫助了你母親？

薇 我母親從前是個很窮的女人，她除了做那個之外沒有什麼別的好路可走，你卻是個有錢的上等人，亦爲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利錢去做他，我覺得你是個很普通的無賴，這是我對於你的批評。

克 (瞪了一眼——並不生氣，覺得這樣直捷痛快倒比剛纔那種客氣的樣子舒服的許多。) 哈哈，哈哈！說罷，小姑娘，說罷：我不但不生氣，反倒有趣。爲什麼我不應該那樣投資？我亦像別人似的放款生息；我希望你不要以爲我爲了那個弄髒了自己的兩只手。喂：你未必因爲我母親的表兄倍爾格雷維阿公爵有許多租稅來路蹊蹺就不肯同他做朋友，你未必因爲教區委員的租戶裏頭有幾個開小酒店同有罪的人就同康脫倍雷大僧正絕交，你還記得你在牛海時候的克勞夫學額？那就是我的當國會議員的兄弟創設的，他開着一個工廠，年利百分之二十二，廠裏六百個女工，沒有一個的工資够養命的，你猜她們大多數的日子是怎麼樣過的，問你母親就知道了，她們都很乖巧地在那裏拚命往衣袋裏裝錢，你盼望我丟開百分之三十五的利錢不要嗎？世上沒有這

種傻子！如果你要拿道德品格選擇朋友，你不如離開英國的好，除非你肯同上等社會斷絕關係。

薇（良心難受）你不妨再說我自己從來沒有問過我的用款的來源，我覺得我同你一樣壞。

克（大大地放心）不消說得，你是的，并且亦是一樁好事！說來說去這又有什麼害處？（打趣她）現在你又想了一想就不把我當作一個無賴了，唔？

薇 我分潤過你的好處；並且剛纔把我批評你的話亦不客氣地對你說過了。

克（帶着鄭重的好意）是的，你不會把我當作壞人了；我並不想充知識高深的人；但是我卻富有正當的人的情感；那老克勞夫種類的人生就一副痛恨卑鄙行爲的脾氣，這個我想你一定對我表同情的。薇薇姑娘，這個世界並不至於像一班怨天尤人的人說得那樣壞，祇要你不公然當着人家的面去做，人家決不來戳破你的紙老虎，沒有比人人猜得出的事情再容易守祕密了，在我能介紹你去的社會裏，沒有一個男人或是

女人會這樣忘了他們自己的身分竟討論起我的或是你母親的買賣來的。沒有別人能替你找一個再安穩的位置了。

[薇 (奇異地觀察他) 我看你真以為我同你十分投機似的。]

[克 我想我自己可以誇口你現在比起初的時候把我看重些了。]

[薇 (靜靜地) 現在我覺得你這人簡直不值得放在心上。(站起來，向大門走去，半路住了脚審視他，靜靜地但是心裏極堅決地說道。) 我想起了那寬容你的社會同那保護你的法律——我想起了十個年輕女孩子九個在你同我母親的手裏怎麼樣地可憐——那個不堪的女人同她的有資本的惡棍——]

[克 (面色變青) 該死!]

[薇 你不必這樣。我已經覺得是一個該死的了。(她擡起門門想開大門出去。他跟着她，把手按緊了上面的橫門不准她開門。)]

[克 (氣得喘起來) 你當我甘心受你的氣嗎，你這小鬼，你?]

薇 (不理會) 安靜些。有人聽見了鈴聲會來的。(一步亦不退後，她用手背去打鈴，鈴聲很粗，他聽了不禁倒退，差不多立時富芮恩克帶着槍到了門口。)

富 (高興的恭敬樣子) 你要槍嗎，薇薇？還是我來放？

薇 富芮恩克，你在那裏聽嗎？

富 專等那鈴響；這樣才不至於累你久等。我覺得我早就把你這人看透了，克勞夫。

克 我恨不得拿過那支槍來在你頭上把他打斷。

富 (小心地走近他) 請你不要動。我弄火器一向極粗心。一定是一樁大亂子，累我要

受審判官的申斥說我不小心誤殺。

薇 把槍擱下，富芮恩克，很不必這樣子。

富 不錯，薇薇。用陷阱捉住他更像些打獵的樣子。(克勞夫明白那句侮辱的話，做出威

嚇的動勢。) 克勞夫：這裏火藥房裏有十五顆子彈；隔着這樣的遠近，打你這樣大的東

西，我的槍是百發百中的。

克 哦，你不必害怕。我不來碰你。

富 處了這種情形你能這樣大量謝謝你。

克 在我走之前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們，你們或者要聽，既然你們這樣要好，富芮恩克先生，讓我替你介紹你的同父姊妹，茄特南，賽密爾牧師的大令媛，薇薇姑娘：這是你的同父弟兄，再會罷。（從大門裏出去，順着大路走了。）

富 （楞了一楞，舉起槍來。）你在審判官面前證明這是誤殺，薇薇。（他把槍描準了那越走越遠的克勞夫的影子，她抓住槍口，拉過來對着自己的胸脯。）

薇 放罷，你可以放了。

富 （趕緊把他的那一頭槍丟下）撒手！小心着。（她把槍丟下，槍跌在草上。）哦，你同你的小孩子開這樣一個頑笑，假使失了手呢——噫！（他倒在椅子上，沒有力了。）

薇 假使失了手，你焉知道我身體上受些厲害的痛苦，心裏不舒服些呢？

富 （安慰她）不要把他放在心上，好薇薇，記着：即使用槍把那個東西嚇得說了生平

第一次的實話，那無非使我們真做了樹林裏的小孩子罷了。（張着兩只胳膊向她。）
來，再讓樹葉子蓋起來。

薇（嫌惡的一聲喊叫）啊，使不得，使不得，你把我的肉都弄麻了。

富 唔，怎麼啦？

薇 再會罷。（奔向大門。）

富（跳起來）喂！站住！薇薇！薇薇！（她在大門口轉過身來。）你到那地方去？我們到那塊去找你？

薇 我在富芮澤姆利阿的律師事務所裏，Chancery 巷六十七號門牌，過一輩子了。

（她很快地向克勞夫走的對面的那個方向去了。）

富 但是我說——等一等——該死！（追她去了。）

第四幕

布景

Chancery 巷富芮澤姻娜利阿的律師事務所。一間辦公室在新石樓的頂上，一扇厚玻璃窗，混合色的牆，電燈，同一個註冊專賣的火爐。正是星期六下午，從窗裏可以望見林肯法院的烟囪同西邊的天。屋子中間擺着一隻兩人坐的寫字桌，上面一隻雪茄烟盒，盛烟灰的盤，一盞可以移動的看書用的電燈差不多埋在四面的書籍紙堆裏了。寫字桌有容膝的洞，左右有椅子，樣子很不整齊。一隻書記用的寫字桌，

關着而整齊，連着一隻高踏腳凳，靠牆放着，近着一扇通裏屋的門，對面牆上是通公共走廊的門，門的上半截是用毛玻璃做的，外面用黑字寫着，「富芮澤與華倫。」這門同窗之間的一角用一架布屏遮着。

富芮恩克穿着一身淺色時髦坐車的服裝，拿着手杖，手套，白帽子，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外面有人拿着一把鑰匙想開門。

富
（喊道）進來，門沒有鎖着。

（薇薇走進來，戴着帽子，穿着短外衣，她站住，瞪眼瞧着他。）

薇
（嚴重地）你在這裏幹什麼？

富
等着見你呢，我來了好幾點鐘啦，你就是這樣辦公嗎？（他把帽子同手杖放在桌子上，一跳躡在書記的踏腳凳上，帶着各種異常不寧，胡鬧浮躁的神氣瞧着她。）

薇
我出去了恰恰二十分鐘，喝了一杯茶。（她把帽子同外套脫掉，把牠們掛在屏後。）
你怎麼進來的？

富 我來的時候那職員還沒有走呢。他到潑利姆洛斯山上打球去了。你爲什麼不雇個女職員，亦好給你的同性的人一種機會？

薇 你是爲了什麼來的？

富 (跳下凳子，走近她。) 薇：我們一塊兒去找一個地方，像那個職員似的，享用這星期六的半天假罷。你看，先到 Richmond，再到音樂會，再吃一頓暢暢快快的晚飯，好嗎？

薇 我沒有錢。我還要做六點鐘的事情才睡覺呢。

富 沒有錢，我們沒有錢嗎？啊哈！你瞧。(他掏出一把金鎊在手裏顛弄作響。) 金鎊，薇，金鎊！

薇 你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富 賭錢，薇，賭錢，撲克。

薇 呸！那比偷人家的還下賤。不，我不奉陪。(她坐下去做事，背朝着玻璃門，動手翻着那

些紙張)

富 (苦苦求告) 但是我的好薇薇, 我極想正正經經地同你談談。

薇 很好: 坐在婀娜利阿的椅子裏談罷。喝過茶之後我喜歡十分鐘的閒談。(他嘴裏咕噥。) 抱怨沒有用: 我這人是不容情的。(他悶悶地在對面坐下。) 遞一遞那烟盒, 肯不肯?

富 (把烟盒推過去) 女人的壞習氣, 好好的男人都不抽了。

薇 是的: 他們反對辦公室裏的氣味; 我們就不能不抽紙烟了。你瞧! (開盒, 拿出一支烟來, 把牠點着, 她遞給他一支; 但是他皺着臉搖頭拒絕。她舒舒服服地在椅子裏坐好, 一面抽烟。) 講罷。

富 我想聽聽你們做了些什麼——你們議定了些什麼。

薇 我到了這裏二十分鐘各樣事情就都安排定了。今年婀娜利阿覺得事情太多, 一個人忙不過來, 她正要打發人去請我, 邀我合夥, 恰好我在那時候走進來, 對她說我連一

個大錢都沒有。後來我就接手辦事，打發她去休息兩個星期。我走之後，Haslemere那邊有什麼事沒有？

富 沒有。我說你因為要緊事進城去了。

薇 唔？

富 不是他們驚慌過了分說不出什麼話來，就是克勞夫已經預先通知你母親了。總之她沒有說什麼話；克勞夫亦沒有說什麼；祇有潑茵地楞了一楞。喝過茶，他們就站起來走啦；以後我就沒有看見他們了。

薇 （靜靜地點頭，一隻眼睛瞧着一個烟圈兒。）很好。

富 （不以為然地四面一望。）你打算守着這個倒霉地方不走了嗎？

薇 （用力把烟圈兒吹散，身子坐直。）是的。這兩天工夫把我的力氣同鎮靜都恢復了。今生我再不休假了。

富 （大扮鬼臉。）噉！你的樣子很快活——並且像釘子一樣硬。

薇 (狠狠地) 這樣我才好呢!

富 (站起來) 喂, 薇, 我們一定要說明一下子, 前天分手的時候, 我們完全在一種誤會之中。

薇 (放下烟捲) 很好, 把那誤會弄清楚。

富 你還記得克勞夫說的話?

薇 記得。

富 那樁事情的揭露, 假定在我們彼此的感情的性質上頭發生了一種完全的變化, 他把我們的關係變成兄弟姊妹了。

薇 不錯。

富 你有過弟兄嗎?

薇 沒有。

富 那麼, 你不知道做兄妹是什麼滋味? 我的姊妹却不少: 傑西, 喬治納, 還有別人, 做弟兄

的情感我十分熟悉；至於我對你的情感，我敢說同那個絕不相同。那些女孩子走她們的路；我走我的路；如果以後永不見面，我們亦不放在心上。這是兄弟姊妹，但是說到你呢，如果我一星期不看見你，我心裏就不舒服。這就不是兄弟姊妹。這正是在克勞夫宣布那個以前的一點鐘我心裏的感想。總之，好薇薇，這是愛之稚夢。

薇（尖利地）這就是富芮恩克，從前使你父親去找我母親的情感，是不是？

富（嫌惡）我十分反對薇薇把我的情感去比賽密爾牧師心裏所能有的；我尤其反對把你去比你母親。況且，我不信那件事。我曾經爲了這個逼過我父親，他所回答的話我覺得可以等於一種否認。

薇 他說些什麼？

富 他說他確信一定有錯誤在裏頭。

薇 你信他的話嗎？

富 我預備信他的話，反對克勞夫的。

薇 這樣有什麼分別沒有？我說的是在你的思想中或是良心上有分別沒有因爲不消說得實際上是沒有分別的。

富 （搖頭）在我絲毫沒有分別。

薇 在我亦沒有。

富 （楞着）但是這真奇怪！我覺得在那些話從那畜生的嘴裏掉出來的時候，我們所有的關係，在你的思想中同良心上，像你自己說的似的，都改變了。

薇 不並不是那樣。我不信他的話，我還但願能信他的話呢。

富 唔？

薇 我覺得兄弟姊妹的關係於我們很適宜。

富 你當真嗎？

薇 是的，就算我們能有別種關係，我亦祇願意要這一種。我這話是真的。

富 （擡起雙眉，像一個大夢初醒的人似的，帶着一股勇武氣概，說道）我的好薇：從

前你爲什麼不這樣說。我和你厮纏不休，我心裏十分抱歉，不消說得，我明白。

薇（迷惑）明白什麼？

富 哦，我不是一個尋常所說的傻子——我祇是聖經上所說的那種做聰明人做穀了

加上一個傻字的事情的傻子。我知道我不是薇佛姆的小孩子了，不要吃驚，我不再叫

你薇佛姆了——至少要等到你厭棄了你的新小孩子，不論他是誰。

薇 我的新小孩子！

富（抱着確信的心）一定是個新小孩子，總是那樣的，不會別的樣子。

薇 是你所不知道的，那是你的運氣好。（有人敲門。）

富 我咒罵那個敲門的人，無論他是誰！

薇 是潑芮特，他就要到意大利去，所以來辭行，我約他今天下午來的，去開他進來。

富 等他動身之後，我們可以繼續我們的談話，我要等他走後才走呢。（走過去開門。）

潑芮地，你好，歡迎得很，進來。（潑芮特穿着旅行衣服走進來，精神興奮，因爲預備上路。）

潑 你好，華倫姑娘。（她恭恭敬敬地按了一按他的手，然而在他的得意之中有一股矯情使她感受不快。）再有一點鐘我從 Holborn 橋動身，我希望我能勸動你亦到意大利去試一試。

薇 去幹什麼？

潑 當然是去飽吸美感同浪漫。（她身子一抖，把椅子移向桌子，好像那邊等着她的事，情是她的一種安慰同扶持似的。）潑茵特在她對面坐着，富芮恩克把一張椅子緊挨着她身後放下，懶散地往裏一倒，就着她的肩頭同她講話。）

富 不中用的潑茵地，薇薇是個小俗物，她不理會我的浪漫，不懂得我的美感。

薇 潑茵特先生，我再說一遍，我覺得人生沒有美感，沒有浪漫，人生就是這樣；我準備照着這樣去對付牠。

潑 （熱切地）如果你到了 Verona，再到 Venice，你就不會說這話了。你在那樣一個美麗的世界住着，要快活得哭起來了。

富 動聽極啦，潑芮地說下去。

潑 哦，我告訴你。「我」哭過的——我希望在五十歲的時候再哭一次！在你這年紀，華倫姑娘，你不必走到 Verona 那樣遠，祇消一看見 Ostend 你的精神已經完全要飛揚起來了。勃盧塞爾那種繁華，活潑，快樂，你看見了一定會心醉。

薇 (驚縮) 什麼話？

富 喂，薇薇！

薇 (向潑，深深責備他) 難道你不能找一個比勃盧塞爾再好的東西做你的美感同浪漫的榜樣來講給我聽嗎？

潑 (不知所措) 不消說得那地方和 Verona 大不相同，我決不是想說——

薇 (狠狠地) 說不定兩處的美感同浪漫是差不多的東西。

潑 (十分清醒同關注) 我的親愛的薇薇姑娘：我——(疑問地瞧着富芮恩克) 有什麼事嗎？

富 她覺得你的興致太輕浮，潑芮地。她有過一個極鄭重的請求。

薇 (尖利地) 少說話，富芮恩克，不要胡鬧。

富 (安靜地) 你以為這是上等人的態度嗎，潑芮特？

潑 (擔心並且謹慎) 要不要我把他帶走，華倫姑娘？我覺得我們擾亂了你的事情了。
(他預備要站起來)

薇 坐下：我現在還不預備做事呢。你們兩個都以為我神經受了刺激。其實不然。但是有兩樁事情我要丟開不談，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一樁 (向富芮恩克) 是愛之稚夢，不論那一種形式的。那一樁 (向潑芮特) 是人生的浪漫同美感，尤其是那拿破崙塞爾的繁華做榜樣的。在這兩樁事情上頭，你們如果還有什麼迷想，儘不妨有；我卻沒有了。如果我們三個人想繼續下去做朋友，你們須得要把我當作一個做事情的女人看待。
(向富芮恩克) 永久獨身，(向潑芮特) 並且永久不懂得浪漫。

富 我亦永久獨身，到你改變主意的時候為止。潑芮地，換個題目，談點別的事情。

[潑 (疑惑地) 恐怕世上沒有別的我能談的事了。『藝術福音』是我能宣講的惟一的一種。我知道華倫姑娘是個『前進福音』的大信徒；但是，富芮恩克，你既然打定主意不想前進，我們討論牠的時候就不能沒有觸犯你的地方。

[富 哦，不必管我。千萬規勸我幾句進業的話；我聽了要得益不少呢。再想法子使我做個有用的人。薇薇，喂，這些東西讓我們都有魄力，儉樸，識見，自重，品格。你恨不恨沒有品格的人，薇薇？

[薇 (退縮) 哦，算啦，算啦；我們不要再說那些可怕的話罷。潑特先生：如果世上當真祇有這兩種福音，我們倒不如都自殺的好；因為兩種福音裏頭都有同樣的毒，透而又透。

[富 (仔細瞧着她) 今天你有點詩意，薇薇，那是從前所沒有的。

[潑 (勸告) 我的好富芮恩克，你這人有些不缺乏同情嗎？

[薇 (不憐惜自己) 不妨事；這樣於我有益，這免得我變成癡情。

富 (戲弄她) 遏制你的向那方面的強烈的天然傾向?

薇 (差不多精神錯亂) 哦是的: 說下去, 不要饒放我。我生平有一個時候發過癡情——

——美麗的癡情——在月光底下; 現在——

富 (急忙地) 我說, 薇薇: 小心着, 不要信口多說。

薇 哦, 你當潑茵特先生不知道我母親的底細嗎? (轉向潑茵特) 那天早晨你應該告訴我就好啦, 潑茵特先生, 說來說去, 你這人在這些精微的地方太舊式了。

潑 實在是你的成見有些舊式了, 華倫姑娘, 我覺得必須要告訴你, 我用藝術家的眼光說, 並且相信人類最親密的關係是遠在法律範圍之外, 之上, 雖然我知道你母親是個沒有嫁的女人, 我決不爲了那個看輕她些, 我更加看重她些。

富 (輕快地) 你聽, 你聽!

薇 (瞪着他) 是不是你所知道的都在這裏了?

潑 當然都在這裏了。

薇 那麼，你們兩個都蒙在鼓裏呢。你們的猜度比起事實來真是失真極了。

潑 (驚恐，竭力保持他的禮貌。) 我但願不確。(更加用力) 我但願不確，華倫姑娘。(

富芮恩克臉上表示他並沒有潑芮特的疑惑。薇薇不耐煩地喊了一聲。潑芮特看見了他們的深信，勇氣立刻消失。他慢慢地說道。) 如果還有更不好的事——就是如果還有別的事——你相信你應該告訴我們嗎，華倫姑娘？

薇 我相信，如果我有膽量，我這一生要逢人便告訴這事——把這事深深地牢牢地印在他們腦子裏，使他們像我似的覺得亦有一部分羞恥同可怕在裏頭。我最恨的是那遮掩這些事不准女人提起他們的惡習慣。然而我不能告訴你們，那兩個描寫我母親是個什麼人的醜字眼，在我的耳朵裏響，我的舌頭上轉呢；但是我不能把牠們吐出來。我的良心不容我說。(兩手掩面。那兩個男人嚇呆了，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再瞧瞧她。她狠命地又把頭擡起來，拿了一張紙同一支筆。) 喂：讓我替你們起一份草章。

富 哦，她瘋了。你聽見沒有？薇薇瘋了。喂，振作些精神。

薇：你們瞧着就是。（她寫）『已收股本：足有四萬鎊，戶名是克勞夫喬治爵爺，男爵，大股東。』底下是什麼？——我忘啦。哦，想起來啦！『開設在勃盧塞爾，柏林，維也納，布達不斯。』總經理：華倫夫人。』我們不要忘了她的資格：那兩個字，喂！（她把那紙推給他們）哦，不要看牠；不要看。（她把那紙搶回來，撕成粉碎；慌忙兩手捧着頭，把臉伏在桌子上。）富芮恩：克先在她背後仔細看她寫，眼睛睜得很大，此刻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一張硬片來；潦潦草草地在上面寫了兩個字，悄悄把紙遞給潑芮特，潑芮特看了吃驚。富芮恩：克憐惜地彎身下去，湊着薇薇。）

富：（低聲溫存）薇薇，寶貝，好啦，我看過你寫的東西了；潑芮特亦看過了，我們都明白。我們永遠像現在這樣忠心做你的朋友。（薇薇慢慢地擡起頭來。）

潑：我們當真是這樣，華倫姑娘，我敢說你是我所遇見的一個最有膽量的女子。（這句含情的恭維話把她的精神振作起來，她不耐煩地身子一搖，把那句話拋開，勉強站起來，雖然借些桌子的力。）

富 不要動，薇薇，如果你不想動的話，心放寬些。

薇 謝謝你。我有兩件事你儘管放心，我不哭，我不暈。（她向裏屋的門跑了幾步，靠近潑

芮特站住，說道。）我的膽量必須比我對我母親說我們到了各走各路的時候還要大

許多纔行。現在我一定要到隔壁屋子裏去定一定神，請你們原諒。

潑 我們要不要走？

薇 不必。我就回來的，祇消一回兒工夫。（潑芮特替她開門，她走進隔壁屋子去了。）

潑 好一樁驚人的發露！我對於克勞夫失望極了；我真是失望極了。

富 我卻一點都不。我覺得我們畢竟把他那人完全解釋清楚了，但是妨礙了我多少事

情，潑芮地！現在我不能娶她了。

潑 （嚴厲地）富芮恩克（兩個人對看着，富芮恩克聲色不動，潑芮特盛怒。）我告訴

你，茄特南，如果你現在丟下她，你這人卑鄙極了。

富 好潑芮地！真有義氣！但是你弄錯了：這不是道德方面的問題；是金錢方面的問題。現

在我實在不能要那老太婆的錢了。

潑 你當初想娶她就爲那個嗎？

富 爲什麼別的我沒有錢，亦沒有絲毫掙錢的機會。如果我娶了她，她就不能不養活我；我就可以儘量地花錢了。

潑 但是像你這樣一個資質聰明的人一定可以用了自己的腦力做些事情出來。

富 哦，不錯，掙一點兒（他又把他的錢掏出來）這是我昨天掙來的——一點半鐘的工夫。但是我從一樁投機性質很厲害的事業裏掙來的。哦，潑茵地：即使傑西同喬治娜嫁了財主，我父親不給他們什麼賠嫁就死，我還是祇有四百一年，並且他不活到七十歲不會死；他的創造的性質很有限。以後這二十年裏頭我的用款不會舒展，不要讓薇薇過那種不舒展的日子，如果我能做得動主的話，我自己從容體面地退出來把地方讓給英國的豪貴公子，事情算是完啦。我不再去麻煩她了，我們走後我祇消給她一個小字條。她自然明白。

潑 (抓緊他的手) 好朋友，富芮恩克！我請你恕罪。但是從此你一定不再見她了嗎？

富 不再見她了！什麼話，好好的。我能來的時候就要來看她，並且做她的弟兄，我不明白你們這些浪漫的人從極尋常的事情裏頭所盼望的荒謬的結果。(有人敲門) 誰來啦？你肯去開門嗎？假使來的是個主顧，你去比我像樣些。

潑 不消說得肯的。(走過去把門開了) 富芮恩克坐在薇薇的椅子裏草草寫一個字條。(我的好克旦進來，進來。(華倫夫人進來，心裏懷着鬼胎似的四面找了一找薇薇。她極力裝着做母親的尊嚴態度。那彩色鮮豔的帽子換了一頂素淨的，那件華麗的外衣上頭罩了一件重價的黑絲外套。她慌張不寧得可憐——分明是吃了驚嚇。)

華倫夫人 (向富芮恩克) 什麼！你在這裏？

富 (在椅子裏轉過身來不寫字了，但是不站起來) 在這裏，並且極願意看見你。你來得像春天的一股氣一樣。

華倫夫人 哦，少胡說。(低聲) 薇薇在那裏？

富 (示意地指指裏間的門, 但是不說話)

華倫夫人 (突然坐下, 幾乎要哭出來) 潑芮地: 你猜她肯見我不肯?

潑 我的好克旦: 不要煩惱, 她爲什麼不肯呢?

華倫夫人 哦, 你永遠不會知道爲了什麼: 你這人太忠厚。富芮恩克先生: 她對你說過什麼沒有?

富 (摺他的字條) 她一定見你, 如果(意思極顯明地) 你等到她進來的時候。

華倫夫人 (吃驚) 爲什麼我不等她呢?

(富芮恩克離奇地瞧着她, 把字條小心地放在墨水瓶上頭, 使微微再蘸墨水的時候決不會不見; 然後站起來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她身上。)

富 我的好華倫夫人: 假使你是一隻麻雀——很小很好看的——隻在路上跳的麻雀——你看見一部汽碾在那裏向着你來, 你肯等牠不肯?

華倫夫人 哦, 不要把你的麻雀同我來麻煩, 她爲了什麼從 Haslemere 那樣地跑了?

富 我想如果你等到她回來的時候她要告訴你的。

華倫夫人 你要我走嗎？

富 不。我總是要你不走的。但是我勸你走。

華倫夫人 什麼！永遠不再看見她了！

富 一點不錯。

華倫夫人（又哭起來）潑芮地：不要讓她對我這樣很心。（她慌忙忍住眼淚，擦擦眼睛。）假使她看見我哭過的，她要大生氣了。

富（假溫柔裏頭帶着一點兒真憐惜）你要知道，華倫夫人，潑芮地是個最仁愛的人，

潑芮地：你怎麼說？走，還是不走？

潑（向華倫夫人）我實在不願意替你添無謂的痛苦；但是我想或者你還是不等的好。是這樣一種情形——（聽見薇薇到了裏屋門口。）

富 呀！來不及啦。她在那裏來了。

華倫夫人 不要告訴她我哭的。(薇薇進來。她看見了華倫夫人，嚴重地站住。華倫夫人帶着精神昏亂的笑容招呼她。)寶貝，你到底來了。

薇薇 你來了很好。我有話要對你說。富芮恩克，我記得你剛才說要走啦。

富 是的。你和我同走嗎，華倫夫人？到 Richmond 去逛一逛，晚上再聽戲，你看怎麼樣？

Richmond 那邊沒有危險。那裏亦沒有汽碾。

薇薇 胡說。富芮恩克，我母親不走呢。

華倫夫人 (發楞) 我不知道。或者我還是走的好。我們擾亂你的事情了。

薇薇 (帶着沉靜的決心) 潑芮特先生，請你把富芮恩克帶走。坐下，母親。(華倫夫人無可奈何地依從着。)

潑 走罷，富芮恩克。再會，薇薇姑娘。

薇薇 (握手) 再會。一路平安。

潑 多謝多謝。但願如此。

富 (向華倫夫人) 再會：你聽了我的話要有益處得多。(他同她握手，然後很輕飄地向薇薇) 再會再會，薇薇。

薇 再會。(他高高興興地走出去，亦不同她握手。潑芮特在後頭跟着，薇薇態度安靜而極嚴重，在婀娜利阿的椅子裏坐下，等她母親說話。華倫夫人怕有停頓，趕緊開口。)

華倫夫人 薇薇，你究竟爲了什麼一句話亦不告訴我就那樣走掉？你怎麼會幹這種事情！你究竟把可憐的喬治怎麼樣的？我要他一同來；但是他規避着不肯。我看得出他十分怕你，祇消想想：他勸我不要來，好像(發抖)我應該怕你似的，寶貝。(薇薇的態度更加嚴重起來。)但是我當然告訴他我們的事情已經都安排妥貼，彼此又極要好了。(她神色沮喪。)薇薇，這是什麼用意？(她從一個信封裏拿出一張紙來；走到桌子旁邊；隔着桌子把紙遞過去。)這是今天早晨我從銀行裏拿到的。

薇 這是我的月費。那天他們又照常給我送來了。我不過又把他送了回去，收在你的帳上。並且吩咐他們把收帳憑據寄給你。從此以後我自己活養自己了。

華倫夫人（不敢信）那些不夠嗎？你爲什麼不對我說（目光狡猾地一閃）我把他加倍就是：我本想把他加倍的，祇消讓我知道你要的數目。

薇 你心裏明白那都是些不相干的話，從此以後我走我自己的路，做我自己的事，交我自己的朋友，你去走你的路。（她站起來）再會。

華倫夫人（吃驚）再會？

薇 是的，再會，喂：我們不必白費口舌：你心裏完全明白，克勞夫喬治爵爺已經在我面前和盤托出了。

華倫夫人（含怒）老蠢——（她把底下一個字嚥住，想想她自己那種間不容髮的徵幸沒有說出來，面色都變白了。）他應該割舌頭，但是我對你都講過了，你說你不計較的。

薇（堅定地）請你原諒，我計較的，你講過的是那事怎麼樣地起原，那個並沒有把事情的情形改變。

(華倫夫人半晌不作聲，孤苦地瞧着那好像一座石像似的薇薇。薇薇心裏暗暗地在那裏希望這場爭端已經完了，但是那種狡詐的神氣又回到了華倫夫人的臉上，她隔着桌子湊過身去，又是狡猾又是急迫，半低聲地說道：)

華倫夫人 薇薇，你可知道我怎麼樣地有錢？

薇薇 我相信你很有錢。

華倫夫人 但是你不曉得這些事的意思：你年紀太輕，意思就是每天穿一套新衣服；意思就是每天晚上到戲院子同跳舞會；意思就是歐洲的頭等貴人紳士伺候你的顏色；意思就是住一所講究的房子同用一大羣的底下人；意思就是有最講究的吃喝；意思就是你愛什麼，要什麼，想什麼，就有什麼。你在這裏是個什麼？不過是個苦力，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無非爲了你的一口飯，同一年兩套不值錢的衣服。你再想想。(做撫慰的樣子。)我知道你吃了驚嚇，我能猜到你的心事；我以為你這人很有志氣；但是放心，沒有人會來責備你；你祇管信我的話。我知道女孩子家的脾氣；我知道你心裏再仔細想想

就會好些的。

薇 事情就是這樣做成的。是不是？母親，你這些話一定對許多女人說過，所以能這樣恰當。

華倫夫人（盛氣地）我在這裏教你做什麼壞事？（薇薇鄙夷地轉身走開）華倫夫人很命地跟着她。薇薇聽我說：你不明白，你是被人家故意教錯的；你不知道這世界的真相是怎麼樣的。

薇（注意）被人家故意教錯的！這話怎麼講？

華倫夫人 我意思是說你在那裏白丟掉你的好機會。你以為世上的人就是他們外面裝的那種樣子——你以為在學校裏人家教你做正經人的樣子就是世事的真相。但是實在不然：這不過是一種裝門面的話，使膽怯卑屈的庸人安靜着罷了。你願意像別的女人似的到了四十歲機會已經錯過的時候才醒悟呢？還是趁着現在這好時候聽信你自己的母親的話，你母親是愛你，可以對你賭咒證明這是真理——福音真理？

(催促地) 薇薇：那偉人聰明人同經理的人都知道這個他們所做所想的都同我一樣。那些人我認識得不少。我認識了他們同他們交談，把你介紹給他們，並且爲了你同他們做朋友。我一點沒有歹意：這是你不懂得的：你的腦子裏裝滿着關於我的錯誤的思想。那些教你讀書的人懂得什麼世故或是像我這一等的人。他們什麼時候遇見過我，或是同我談過話，或是讓過別人把我的事情告訴他們？——那些傻子！假使我不給他們錢，他們會替你盡力嗎？我沒有對你說過我要你有體面嗎？我沒有把你撫養成一個有體面的人嗎？沒有我的錢，我的勢力同利慈的朋友，你怎麼能維持你的體面？你

不明白，你把我撇開，不但是自己並且弄碎我的心嗎？

薇 我承認那克勞夫的人生觀，母親那天在茄特南家裏我從他那裏都聽見了。

華倫夫人 你以爲我是耍逼着你要那中用的老蠢漢嗎！我並不是：薇薇，我賭咒說不是。

薇 你就是，亦不要緊：好在你不會成功的。(華倫夫人畏縮，看着薇薇對她的一片好意)

的冷談神氣很不痛快。薇薇既不懂得又不理會這層意思，祇是靜靜地說下去。母親，你完全不知道我是怎麼樣一等人。我反對克勞夫並不比反對他同類的槍夫厲害些。老實告訴你，我倒還佩服他心志堅強肯照着自己的意思享樂掙錢，不專模仿他同類的人的那種放槍，打獵，上館子，穿衣服，浪蕩的照例生活，並且我知道如果我處了利慈姨母的地位，我亦會完全同她一樣。我覺得我的偏蔽剛愎並不比你厲害：我以爲還比你差些，我確不及你那樣多情。我很明白時髦的道德都是騙人的東西，並且如果我拿了你的錢把以後的日子時時髦髦地去過，即使我像那頂愚妄的女人一樣地無價值一樣地鄙惡，亦不會有人來對我提起一個字，但是我不願意無價值。我不要到公園裏走來走去替我的裁縫同馬車行做廣告，或是在歌劇場裏斷混誇炫我的一店窗的金剛鑽石。

華倫夫人（迷茫）但是——

薇 等一等：我還沒有說完呢。告訴我，既然你現在獨立了，爲什麼你還繼續幹你的買賣。

你自己告訴我的，你的姊姊已經丟開手不幹了，你爲什麼不學她

華倫夫人 噫，利慈很容易做到：她喜歡結交上等社會，並且有貴婦人的氣息。你想想我在大城裏的情形！即使我能忍受那裏的沉悶，樹上的烏鴉亦會把我找出來。我一定要有事做，有興奮的事情，不然我就要憂鬱成病。有什麼別的我可以做的事情。這種生活適宜於我：我適宜那個，不適宜別的。如果我不做，別人亦要做；所以我做那個並沒有什麼真害處。再說，那個可以掙錢；掙錢是我喜歡的事情。不行：沒有用：我不能把他丟下不幹——無論爲誰都不能。但是你又何必一定要知道他什麼呢？我永不提起他就是。我想法子把克勞夫打發開。我不會來多攪擾你：你知道我一定常常要一處一處跑來跑去的。我死了你就完全脫離我了。

薇 不行：我是我母親的女兒。我像你：我一定要有事做，並且錢一定要掙得比我花得多。但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我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我們非分手不可。那於我們沒有什麼大分別：本來是差不多二十年裏頭彼此見幾個月的面，現在我們永遠不見面了：無

非這樣罷了。

華倫夫人（聲音被眼淚塞住）薇薇：我本想同你多見些面：我真是這樣想的。

薇 不中用，母親：我這人亦像你一樣不是幾點不值錢的眼淚同幾句懇求的話所能移動的。

華倫夫人（狂亂地）哦，你把做母親的眼淚當作不值錢。

薇 那些眼淚不犯你什麼本錢：你却要我把我一生的安寧恬靜去換牠們，即使我能同你在一塊兒，那於你會有什麼好處？我們兩個人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可以使你在一塊兒快活？

華倫夫人（不留神地用了她的土音）我們是母女，我要我的女兒，我有權利要你；老的時候誰照看我許多女孩子像女兒似的戀着我，離開我的時候都哭得什麼似的；但是我都讓她們走了，因為我有你指望着呢，我爲了你，自己這樣孤單寂寞，你現在不應該把我丟開不盡你做女兒的職務。

薇 (聽見她母親聲音裏的市井音調，心裏起了反感。)我做女兒的職務！我剛才就想
到我們不久就要說到這上頭來了。我現在最末後地說一遍，母親，你要一個女兒，富芮
恩克要一個妻子，我不要一個母親，我亦不要一個丈夫，我拒絕富芮恩克的時候，我既
不顧惜他，亦不顧惜我自己，你當我肯顧惜你嗎？

華倫夫人 (暴烈地) 哦，我知道你這人了——無論對於自己或是別人都沒有寬恕。
「我」明白了，無論如何我的經驗是這樣告訴我的；我再遇見那虔誠，假慈悲，硬心腸，
自私自利的女人，我能認識她了。罷，罷，你自己留着自己罷。「我」不要你了，但是聽我
說這個，你可知道如果你重新變成一個小孩子，我要把你怎麼樣——啊，那是確定不
移的了？

薇 或許要把我勒死。

華倫夫人 不是，我要把你教養成一個我的真女兒，不是你現在這種樣子，帶着驕傲同
偏見同你從我這裏偷去的大學教育——不錯，正是偷；你能賴祇管賴；不是偷是什麼？

那時候我要把你留在自己家裏教養，我要這樣做。

薇（靜靜地）在一處你自己的那種家裏。

華倫夫人（喊叫）聽聽她！聽聽她怎麼樣欺侮她的白髮的母親！哦，但願你活着被你的女兒像你作踐我似的作踐，你將來要，你將來要，沒有女人受了她母親的咒罵會不倒霉的。

薇 我盼望你不要胡說，母親，胡說了徒然使我心裏更堅決。喂，我想在你手裏的女孩子祇有我一個人是得着你的益處的，現在不要把那益處糟蹋了。

華倫夫人 不錯，這話真的，亦祇有你一個人是反抗我的，哦，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常想做個好好的女人，我亦試過正經事情，後來做了人家的奴隸，吃够了苦，我纔聽見了正經事情就咒罵，我本是個好母親，因為我把我的女兒教成了一個好女子，她把我趕出來好像我是個犯麻瘋病的人，哦，但願我能重新再做一個人，那時候我要去勸告學校裏那個撒謊的牧師，從今以後，上帝永遠幫助我，我不但要做壞，我會在那上

幕 四 第

頭得意。

薇 不錯；你抱定了你的路去走倒好。假使我做了你的母親，我亦許要像你一樣做法；但是我決不會過着一種生活心裏却相信另外一種。你實在是個拘泥習俗的女人。現在我要同你分手就爲這個。我應該這樣的，是不是？

華倫夫人（吃驚）應該把我的錢都丟掉！

薇 不是應該離開你。如果不然，我豈不是個傻子了嗎？對不對？

華倫夫人（含怒）哦，亦罷。如果你說到這上頭，你亦許不錯。但是但願上帝保佑這世界，如果人人都去做這正當事情！現在這地方既然用不着我，我還是離開不要在這裏的好。（她轉身向門。）

薇（溫和地）你不要握手嗎？

華倫夫人（狠狠地瞧了她一回兒，帶着一陣想打她的衝動）不必，謝謝你。再會罷。

薇（照例地一來）再會。（華倫夫人走出去，用力把門一關，薇薇的臉放鬆下來；她那

副嚴重的神氣化成一種快活滿足的樣子；她的呼吸半是嗚咽半是心裏十分舒服的笑。她輕快地走到她的書桌坐位前頭；把電燈推出去，拉過一束紙來；正要用筆蘸墨水的時候，看見了富芮恩克的字條。她隨隨便便地把他拆開，很快地看了一遍，看到有些奇怪句子的地方笑了一笑。（再會，富芮恩克。（她把那字條撕掉，毫不思索地丟在廢紙簍裏。隨後她就埋頭做她的事，不多一回兒就全神貫注在數目字裏頭去了。）

（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管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國難後第一版

(八五四)

文學研究會叢書 華倫夫人之職業一冊

Mrs. Warren's Profession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G. Bernard Shaw

譯 述 者 潘 家 洵

印 發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五五二〇上

(本書校對者周頤甫)

